



新刻世史類編四十卷

十一代編

宋江南高宗

○高宗皇帝

諱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

及欽北... 十一

而即位南京遷都臨安號南宋在位二十六年五月禪

又二十五年崩壽八十一謚曰聖神文武文憲孝皇帝○帝僅能

中興然無撥亂之才初惑于汪黃之佞繼昵于苗劉之亂終制

于姦臣秦檜等和議之誤雖有李綱張浚趙鼎李光為相張韓

劉岳為將信任不堅黜戮相踵不能復中原之地稱臣奉貢偷

安一隅僅得羣后生還及徽宗鄭后邢后喪棺之歸與息兵二

十年之效忘不共戴天之讐昂而不耻由畏懦有餘而剛果不足

故也

徽宗生帝時夢吳越王錢鏐入後都臨安壽亦八十一與鏐同

丁未建炎元年

即靖康二年

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應天府大赦改元建炎先

是孟皇后降手書告中外俾康王嗣統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



敷天左袒

中與一助

城中火光

屬天

蘇祖因王之地

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羅景綸曰：建炎之詔事詞的切。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朱勝非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便。請幸之以圖大事。王決意趨應天府。庚辰王發濟州。癸未至應天。邦昌來見伏地請死。王慰諭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是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慟哭。遙謝二帝。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

問周宗宗

室分封

于宇內

唐宋則

聚居于

京師其

利害可

謂之關

**劉永新曰**

康王得繼宋統。蓋天留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并俘。以此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于宇內。非獨資之如泰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華而亡矣。死灰復燃。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絕矣。苗裔蔓衍。猶得以保其姓。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師。故朱溫入洛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沉于九曲池。濮王等數百人。一夜同坑。

其畧歟

周漢唐宋分封利害何如

高宗用非其人

宋朝獨享

母后之福

祖宗修身齊家之效

邦昌如文彥博故事

于龍興寺。女直取宋。而惟康王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舉宗北遷。卒見屠于完顏亮。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地。樂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於唐宋可見矣。分封之地。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觀於周漢可見矣。有天下者。為其子孫計。不可以此為永鑑乎。

**劉時舉曰**

前世嘗罹母后之禍。而我朝高后英宗曹后仁宗何后神宗孟后哲宗之賢。獨享母后之福。既畱宣仁以開元祐之治。復畱元祐以開炎興之

運。此固天意。然亦祖宗修身齊家之效也。

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

今安慶府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

詔邦昌如文彥博故事

事又加

**發明**

邦昌僭逆法當誅。討安有逆賊不誅。反加王爵。果可以服天下乎。

○耿南仲免。召李綱為尚



擬宋以李綱為尚書右僕射謝表與衰撥亂之主

書右僕射。先是綱再貶寧江今江州軍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

封拜行次長沙即帥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陷至是召拜右

相綱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唯其英故用心剛足以

蒞大事而不為小故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所

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

以為法欽宗時李綱為群小沮抑棄而不用故汴宋終底于滅亡高宗即位召李綱任為右相頗岐不能為之沮汪黃無所用其觀故能成

與復之功賢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如此

**王敬所曰**

宋之失刑未有如此之甚者屈意邦昌不能乘時正其僭止之罪再容姦黨不清左右不忠之人而隱忍曖昧徒爾巽懦

識者知其不能為為此李綱所以有英哲之勸也然僅得一李綱輒以其廢用弭金人無怪乎播越海隅偏安蕞爾胡銓目為小朝廷其端召於此矣悲夫

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時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

廟獲全卿之力也後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

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王法懼者眾矣綱乃止好問雖賢嘗受邦昌偽命觀其答李綱之言要亦為已之說耳君子矣可不慎終于始哉○論靖康主和誤國罪安置李邦彥吳敏耿南仲

等干遠州○詔脩正宣仁聖德皇后事迹追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等官

章惇蔡卞初欲去元祐之人變元祐之法慮元祐之復用至誣廢立之罪謗及宣仁

**劉時舉曰**

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蓋我朝之治元祐為盛母后之賢宣仁為最當熙豐小人相繼用事

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後見當京師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炎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

金人陷河中府及解絳慈隰諸州至是婁宿以重兵壓河中權府事郝仲

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

屈而死○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

等沮之故出○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靖康中所以蠲書冒圍募河

北兵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

安置張所于江州

宋高宗紀

三



河東河北天下根本。是所之聲。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

者誤用奸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方之望。三也。釋河北

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決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奸邪不可用。潛善引去。帝留之乃貶所。

張時泰曰。張所陳還京五利。而不欲南渡。其識見高遠。自李綱宗澤而下。皆莫能及。實中興之良弼也。惜乎高宗志於苟安。非正是邪。反罪所

而用潛善。卒致中興事業不能比跡。周宣光武者亦有所自也。

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

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

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也。二曰。議巡幸。謂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

法。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家更大變。鮮伏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

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于沿

日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大

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也。翌日。班綱議於朝。

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行。

綱目斷曰。李綱以十事進高宗。自北姚崇。何其偉也。史稱姚崇宋璟為

及果何見歟。

十五頁



李綱自比  
姚崇  
李綱為宋  
璟之流  
節操非崇  
所及

李綱事誰  
于璟  
二事今日  
政刑之大

問李綱以  
春秋之  
法斷僭  
逆何如

開元賢相璟之剛直過於崇觀綱之節操乃知為宋璟之流非崇所及也况當南渡之時幾潤金人之吻綱於此時一有忠謀即為姦佞所沮觀此則知其事難於璟多矣

治僭逆罪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綱以所議僭逆偽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春秋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弗得入欲殺盾盾奔走未出晉境盾弟穿弑靈公而迎盾盾復國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及不誅國亂非子而誰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

邦昌罪大  
于盆子

此亦一天  
子

李綱氣直

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之衆降光武但待之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又曰邦昌僭逆豈可使之留朝廷使道路指目之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貶邦昌安置潭州并安置受偽命臣僚王時雍吳玠莫俦李覲等

王鳳洲曰

宋自靖康而後稱相者庶幾李伯紀字綱為巨擘焉雖然謂以伯紀之用舍而卜中興之濟與否非吾所敢知也當幹離

不之南下也都城之必不可棄夫人而能知之天子一旦而棄吾百歲之宗社而委其子女於虜伯紀獨奮而請守之都邑之人心不在他將相而在伯紀明矣天下勤王之師日至而幹離不以孤軍深入而不得決乃縱其從容以歸不乘其澁而掩之此則諸將相之罪也命伯紀為宣撫事固已去矣然三鎮猶未盡下也伯紀致命遂志之日也卜抗詔



贈劉幹李若水霍安國為學士

若水從容就死

表死節之烈為後勸

而不出。一劔師而求罷。其在漢法能逃死乎。及召相而首以誅邦昌為去就。甚非策也。邦昌一死骨耳。其人不足道。雖金人立之。然金人退而從其大臣以迎康王。其跡猶未叛也。留之以招夫北屬之將帥。士大夫猶不足而必誅之。誅之不足而又脩却以僂疑似之。宋齊愈遂使劉豫偃然中原。吏民之上以甘心於我而忠節如張孝純者。俛首而為之輔。豫固籍口於邦昌。而孝純有懲於齊愈者也。且宋之有天下久矣。非於君臣之義尚未明也。而汲汲於誅邦昌者何也。當虜再入而伯紀在汴。汴亦破。虜入維陽。而伯紀在相。高宗亦必走。凡宋之所以詘伯紀而不用者。皆所以全之也。

贈劉幹為資政殿大學士。李若水為觀文殿學士。

幹若水或特立不屈。或挺然不臣。從容就死。僅若毫芒。至是書贈其官。訪其名者。所以見當時褒崇之典。表其死節之烈。為後勸也。

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劉幹。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又贈安國延康殿學士。

評曰

李綱為相。而斥邦昌。則逆上有所懲矣。贈幹若水。則忠有所勸矣。逆有所懲。則人不敢為逆。忠有所勸。則人皆勉為忠。以是致王夫何難乎。綱再為相。所設施如此。倘以高宗能專任之。中興可立俟也。乃惑於汪黃。不能終任。遂使其功不成。可慨也夫。

李綱經理規模

李綱經制兩河

兩河國之屏蔽

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于上。群臣輯睦于下。庶幾靖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其餘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



宣諭天子  
不忍棄兩  
河之意

朝廷未無  
北顧之憂

最今日之  
先務

傳亮習古  
兵法

傳亮可為  
大將

李綱經兩  
河之議

宗澤留守  
之計

問李綱經  
理之議

與宗澤  
留守之  
計何如

今日正當  
林戈嘗膽

今日正當  
林戈嘗膽

立沿河江  
淮帥府

唐人澤潞  
遺意

使以恩慰撫之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

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畧者為之使宣諭天

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

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

之力使朝廷未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

以張所及傳亮薦焉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大將因奏用之綱

又立團結之法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甲百人為隊

五百人為部二千五百人為軍伍長甲正隊將部將軍統制官各以牌書

所轄姓名命招置新軍御營司兵以此法團結及詔山東山西諸路帥臣

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

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退而航海矣

**呂東萊曰**

嗚呼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

當主李綱經理兩河之議宗澤留守之計不惟故疆可全而讐耻亦可

復也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淮甸不可保

皇子勇音生大赦李綱言登極新恩獨遺河北及勤王之師無以勸忠義

諸郡之兵穎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金人圍守

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音劉現每枕

討逆春秋句踐反國懸膽坐卧即仰戈待旦志欲

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

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遂命綱草表以粵為使奉表以往

且致書于粘沒喝立沿河沿江沿淮帥府

從李綱請也凡十有九府要

府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總置軍九十六萬

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造舟江淮諸州

以張慤同知樞密院

事兼提舉戶部財用初慤為計度都轉運使帝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

即位以為戶部尚書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慤建言三

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因唐人澤潞步

遺意

唐澤潞

澤潞步



前此言民  
兵者皆莫  
及

呂好問受  
賢者之責

叔夜義不  
食粟

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  
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  
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  
為書行之隸安撫司繁按張愨此法即王荆公保甲之遺意也荆公先亂  
以為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宋○呂好問罷知宣州侍御文王賓論好問嘗  
事宋人大槩類此可嘆也帝曰邦昌潛號之初好問募人賈帛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  
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也好問自慙力乞退罷且言邦昌潛號之  
時臣若閉門索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初淵  
圍費書于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萊郡侯  
聖皇帝渡白溝在涿州新城縣南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死之叔夜既北  
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瞿然起仰  
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何處孫傳後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繼  
卒朝廷聞叔夜死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文按叔夜直義嘗忤蔡京戰功  
背署狀竟從君以死道君普平宋江金人議立異姓不  
節義之臣張叔夜其最乎

叔夜以孤  
軍入衛

叔夜始終  
無憾

擬宋以宗  
澤為東  
京留守  
謝表

以宗澤為  
京留守

呂氏中曰金再犯關勤王之師一無至者張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義  
已足稱北遷之後義不食其粟及入境聞過界河扼吭而死則始終之  
義無憾矣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  
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遣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  
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  
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  
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  
自絕其民也臣雖鴛鴦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  
其言而壯之是時開封尹闕李綱言緩復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  
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  
民雜居盜賊縱橫澤威望素著既至捕誅盜賊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



宗澤單騎  
降賊  
今日立功  
之秋

師以挫敵有王善者河東巨寇擁衆七十萬澤單騎馳至其營泣謂之曰  
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  
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又有楊進丁進王再興李貴王  
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悉招降之上疏  
請帝還京時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為入攻之計澤乃渡河  
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  
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又沿河鱗次  
為連珠砦音結河北河東山水砦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  
咸願聽澤節制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魏  
曰千載休期時難再得高宗身負大誓不思報復苟延歲月坐失事機雖  
宗澤累請還京終不能悟其亦中人以下之資乎是故觀宗澤之請不行  
則知其失中原之漸觀高宗之意不允則知其無父母之心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  
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縣名屬河南開封府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

諸路兵願  
聽澤節制

宗澤使岳  
飛立功

岳飛將材

古良將不  
能過  
運用之妙  
存一心

此最為急  
務

李綱請頒  
戰車之制

以張所為  
招撫使

岳飛請帝  
北渡

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至良將不能過然好野  
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李綱言熙豐間內  
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疆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  
募師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  
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  
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  
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其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  
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布以為陣止則聯以  
為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  
器夾車之兩旁每陣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以張所為  
河北西路招撫使所以王彥為都統制岳飛為統領所招來豪傑於是河  
北賊丁順楊進等皆赴招撫使以降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



用兵先在定謀

君殆非行伍中人

李綱議南

李綱極言不可

急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大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所以飛克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先在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晉藥枝使眾曳柴揚塵詐為眾走楚師馳逐之敗績莫敖采樵以致絞楚莫敖令人采樵以誘絞之出絞人獲采樵者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飛武經郎○七月以王瓌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以許翰為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罪棄市齊愈附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姓名以示眾者于是逮齊愈引伏遂命戮于東市○詔議幸南陽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帝乃諭兩京以遷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網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

南陽光武所與

策無出於此者

吾當以去就爭

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兩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貨財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車駕所止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帝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楊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洵洵咸謂東幸已决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元祐太后如揚州帝從汪黃議將幸揚州故奉太后先行六官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問高宗南幸之策何如

**王敬所曰**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高宗之幸楊州其失甚于平王蓋周暫有狄難非社稷存亡之寇而東西周尚並建非若今日一舉足則舉淮北而籍之敵者也河北之忠義既失其心宗李之老將漸次垂盡措置既乖中原未謝高宗以閨閣文墨之資重以奸懦之相故失策如此余嘗謂宋之紹聖復章呂則治亂之界建炎幸楊州則南北之界咸淳失襄陽則存亡之界而其實皆起於奸臣不可不戒也

**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太上既渡河十餘日謂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未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而行之毋以我為念康王夫人邢氏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入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

執政難之出勛于外 ○八月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無門下中書侍郎綱常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

人主之職在知人 恭儉足國用

英果斯大 事

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 ○更號元祐太后為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 ○

罷河東經制使司召副使傅亮還行在所李綱言招撫經制三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曰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

人材以將帥為急 李綱力求去

李綱盡事君之道 李綱全進退之節

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侍御史張浚又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綱殺宋齊愈乃浚之所厚浚且潛善客也 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遂罷綱提舉洞霄宮綱在相位七十七日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而國不可為矣



以英哲全德勉人主

李綱以修政探夷為已任

李綱成朝廷

魏公深可

殺陳東歐陽澈

親征歐陽澈伏

開上書

家事字書如平時

**李壽曰**

自綱之入為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脩政攘夷為已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燮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正此謂也。

**胡新安曰**

李綱為相。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餘日。為汪黃所讒。張浚所論。而罷汪黃。不足責矣。魏公乃如是。深可惜也。

殺前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書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

冠帶出別同鄉

捨綱無以佐中興

王彥大敗金人于新鄉

王彥已出

王都統砦堅如鉄石

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鄉。乃與澈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屍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嗚呼。陳東可者也。非其平昔涵養有素。見道之明者能之乎。許翰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得罪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若東戮于市。吾在廟堂。可乎。乃為東放著哀辭。而入上章。求罷。遂提舉洞霄宮。○九月宗澤復上表請帝還京師。不報。安置招撫使張所於嶺南。○王彥渡河大敗金人于新鄉。縣在衛輝。進次太行。金人圍之。彥師潰。走保其城。岳飛等十一將凡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岳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轟。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又戰于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會衆盡。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比。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率騎數萬圍彥壘。彥潰圍出走。獨保以城。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未幾兩河響應。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鉄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張邦昌伏誅。初邦昌僭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奉果實。邦昌亦

十一

十一



京師天下  
腹心

宗澤條上  
五事

宗澤忠義

得教人天

下定

兩河皆用

建炎年號

此舉可保

萬全

厚答之。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下李氏于獄，詞伏，詔馬伸如潭數邦昌罪，賜死，併誅王時雍等。○十月，帝如揚州，宗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為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以為狂。張焄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而帝竟決意幸揚州。時兩河雖多陷于金，而其民懷朝廷恩，皆用建炎年號。及聞帝南幸，無人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閻勛、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指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

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獎之。○十一月，竄李綱于鄂州。○以王倫為金

國通問使。

戊申二年。金天會六年。○西遼康國二年。○夏正德二年。正月，帝在揚州。○金銀未可取。鄧州范致

虛出奔，安燕使劉汲死之。○金兀朮侵東京，留守宗澤敗之。時兀朮自鄭

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驚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時對客圍棋，笑曰：「何事

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行用伏兵夾擊，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

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既而金人復入滑州，澤使張撝往救之。眾寡不

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

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時澤部將有郭俊民者，兵敗降金，

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

我乎？」斬之。謂金將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

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知金虛實，遂決

何面目見宗公

宗澤決大舉之計

對客圍棋



宗澤威靈  
日著  
宗帝  
宗澤與謝  
安同一機

問先儒謂  
宗澤對  
客圍供  
此謝安  
矯情鎮  
物同機  
其說然

晉之所以  
終于東  
唐重死節  
吾含笑入  
地  
范滂母子  
後復見

何子韶死  
即  
子韶必死  
楊時知其  
素守

無連衡合  
從之勢  
聖賢之君  
以學為  
務  
所交皆天  
下士  
學者推為  
程氏正宗

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倚戴，不報澤威聲，白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張時泰曰**

宗澤對客圍碁，其與謝安矯情鎮物，同一機也。雖澤之器局，功業無愧于安，而高宗又非晉武之荒淫。然一則不能雪懷，一則不能復微欽之讐，其故何哉？蓋論其不能盡君道，則高宗固無晉武之失德，論其信用讒佞，斥賢輔則一而已。此晉之所以終于東，而宋之所以終于南也。

**金人取永興軍，經畧使唐重死之**

別其父曰：忠孝不能兩立，義不苟生。以書辱吾父，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死殉國，吾含笑入地也。下矣，遂與僚屬八人俱死。

**丁南湖曰**

死節之士，皆直諫之臣也。唐重為徽宗朝進士，乞斬蔡京、童貫等疏，直氣巖巖，至是能以書別其父而死。嗚呼！范滂母子以後復見唐重之父子，可為世道一嘆賞哉。

**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

竄成章以無罪例書，時所在盜起，汪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除名編管南雄州。高宗在艱，於邪謀而不能斷，以從善，雖以關人猶知惡惡當。○以劉豫知濟南府。○時宋庭諸臣何為阿諛苟容而不急救正之耶。

**金人取淮寧府**

知府何子韶死之事聞，賜諡忠毅。初，金人欲降之子韶，罵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楊時聞淮寧陷，曰：何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

**呂氏中曰**

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李綱招撫經總之事，既沮，故當時無連衡合從相援之勢。虜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豈不惜哉。

四月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帝初即位，除時工部侍郎，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為務。除兼侍講，以老求去，遂提舉洞霄宮。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



程氏正宗。○五月宗澤請車駕還京遣子頴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  
幾而為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洛而金首渡河捍敵滑臺而敵  
國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兵引領日望官軍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  
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尋復上疏言丁  
進數十萬眾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北盜時

降宗澤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則眾心翕然何  
敵之足憂乎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  
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  
弟帝得疏乃降詔擇日還京而竟不果書下詔還京喜之也書不果惜之

言進退之利害去留之得失非不明切高宗聞之竟無南幸意至此聞迎  
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之說而據降詔擇日還京蓋良心發見也然心雖  
發而隨復室所以津終不能復也惜哉○許景衡罷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問極  
還而仇終不能復也惜哉

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為異已因共以渡江南等之議為景衡罪罷之景衡行  
景衡得程氏之學

景衡志慮忠純忠純遇言敢言遇言敢言惟景衡惟景衡

定詩賦經義取士法定詩賦經義取士法取士當務取士當務至公至公

至瓜州得賜疾卒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  
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定詩  
賦經義試士法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  
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  
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  
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

至公豈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六月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  
澤以御金王彥引兵屯滑州時得報虜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率所部迎  
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  
事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  
而不敢擊既至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  
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瀋相州王南興等自鄭

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



中興之業  
可立致

連呼過河  
者三

克復可指  
日冀

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  
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  
成功從中沮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宗澤忠君愛國之心至死不渝其心無謀特書以克代者不惟譏當時之失策亦以見東京之陷實基於此也  
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發奮成疾疽發于  
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  
必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  
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都人號慟計聞贈  
觀文殿學士謚忠澤始招集群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  
渡河克復可指日冀以劍指日曰退不落有志弗就識者恨之澤子穎居  
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  
至注悉及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宗澤即孔  
明之志

功烈過于  
孔明

馬伸勇於  
為義

馬伸志在  
行道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響應實  
澤忠義有以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  
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儉邪之口善善而不能  
用使澤不得伸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綱目斷曰**嗟呼宗澤之志其謂葛孔明之志焉但孔明佐先主君明臣  
良是以道行當時而無所沮抑故雖志不得就千載之下諒  
無所愧若宗公時則君闇臣佞雖欲行其道而不可得使得君如先主  
則群雄定命巨姦受戮金虜雖黠蓋有不足殄者矣其功烈豈不有過  
于孔明哉惜乎齊志以歿徒起後人之嘆

八月貶殿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伸自湖南還上疏言黃潛  
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  
明日改受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  
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詔責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伸怡然撲被而行竟  
死道中聞者冤之伸學于程頤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

十一

十六



人君當以正心誠意為本

人君以親賢遠佞為本

無約請和者謀也設陷阱可以制虎

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粹中不屈而死

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周靜軒曰**高宗親履艱難殷鑒不遠而乃棄正人信儉壬其處徽宗之時則其不為徽宗蓋亦鮮矣是以人君當以正心誠意為本而以親賢遠佞為先天下庶可浹而平治也

以趙子砥知**台州**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畧言**金**

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

直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如畏虎以食餒之食盡終

于噬人若設陷阱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二帝至**金**會

**寧**在遼東三萬**金**王吳乞買廢上皇為昏德公靖康為重昏侯徙之**韓州**

○十二月安置提舉**嵩山**崇福宮李綱于**萬安**軍今瓊州府○**金**粘沒喝

取**濮州**知州楊粹中歿之粘沒喝等合兵攻圍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粹

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

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竟不屈而死粹中是舉亦可謂邀功生事乎曰非夷狄安中國乃綱目之所必予况虜軍臨城者乎粹中守君臣之義奮不顧身城陷被執不屈而死何甘壯哉故綱目特筆起義而以全節予之所以為萬世臣子○**金**婁室陷**延安**王慶使曲端將兵救之端次于**襄樂**不

進○十二月**金**撻懶侵**濟南**知府劉豫以城降之○**金**幹離朵取**大名**府

提點刑獄郭永死之守臣張光無謙裴億降金幹離朵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左右僕射潛善

大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降乎幹離朵怒併其家屬殺之○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

盜賊蜂起二人皆不以上聞張浚極言**金**人必來攻請豫為備二人以為

過計而笑之

**王敬所曰**人君之御臣下莫難於辨忠邪之分也潛善伯彥才術智慮無過人者特其側媚柔善足以結高宗喜佞之心而其隱難

匿奏又足以濟高宗偷安之志是以不覺其入之深而任之專也世方以為大姦大蠹而帝乃以得二人為幸是何黑白相去之邈哉

粹中守君臣之義為萬世臣子狗國之勸

曲端次于襄樂不進

幹離朵綱目作訛里朵

金兵不以上聞張浚請豫為金備二人笑為過計



已酉三年金天會七年○西遼康正月帝在楊州○河北制置使王彥朝

詔王彥免對

于行在詔免對彥遂致仕彥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

王復死于義

與子倚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謂粘沒喝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

正復盡忠不屈

而舍僚吏百姓粘沒喝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王復之死

觀其謂虜之言則其盡忠不屈之心可見矣○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

還光世受命拒金倫生苟免棄衆走金粘沒喝入天長軍屬鳳陽府報至帝即

披甲乘騎馳至瓜洲州府城在揚州南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

浚等從行鎮江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或有問

二人相顧蒼黃

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蒼黃乃戎服

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錫音音至江上

軍士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錫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

亡太祖神主於道

是日金將馬五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州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大當

少卿季陵自揚州奉太廟神主以行未數里回望城中煙焰燭天陵為金

人所追亡太祖神主於道金入焚揚州而去勇陷天長漸逼畿甸高宗未

天子單騎出定宰相猶聽浮屠謂之何哉故綱目書呂頤浩復揚州

許浩曰高宗惑於汪黃和議之說而拒宗李還京之謀坐致金師遷延

南渡中原於此不可以復望矣太祖在天之靈誠不欲南是以其主亡

也。不然他廟之主不亡而此主獨亡何歟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帝至鎮江召從臣問去留吏

江比聲援群臣皆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

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是夕發鎮江

金婁臺取晉寧軍今延安知軍事徐徽言死之城破徽言擄子城拒戰

徽言忠過顯段

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降將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婁臺殺之統制孫

真卿段秀實

稱其忠過於顏○帝至杭州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虜斥者惟李綱



馬廣應詔  
上書

數千言皆  
切事機

贈陳東歐  
陽澈官

召馬伸直  
罷圖閣

二將忠有  
餘而學不  
足  
張呂會師  
勤王

願浩能斷  
大事

罪在不赦更不放還差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防禦使馬廣應

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

兵留重臣使鎮江南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

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

得地世守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

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倚長江為可恃幸金賊之不

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

時然後又悔是為無策擴累數千言皆切事機黃潛善汪伯彥有罪免

潛善伯彥自知不為眾所容嗾疏求退中丞張澈呈論二人大罪二十致

陛下蒙塵天下怨對乞加罪戾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昌府潛

善狼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

為之切齒伯彥有相州迎帝之功與潛善用事三年而免贈陳東歐陽

澈官仍官其親屬一人恤其家又召馬伸赴行在時伸已卒詔贈直龍圖

閣○二月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詔禮部侍郎張浚帥師次于平江

府今蘇州以口願浩為江東安撫制置使○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

劫帝傳位于皇太子魏國公真請隆祐元祐更太后館朝尊帝為睿聖仁孝

皇帝居顯寧寺大赦改元明受苗傅自負世將有勞於王室以簽書樞密

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王世脩又嫉內侍恣橫伏兵殺王淵及內侍

康復等劫帝傳位皇太子請祐太后同聽政太后見傳等論之曰今強敵

在前吾以一婦人於簾前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

加輕侮傳等不從朱勝非還白帝曰王均甫乃傳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

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發明二逆豎作亂建置天子在其掌握

之緒帝遂禪位傳等麾軍遂退張浚呂願浩會師勤王時改元赦書至平江

復舊物中興天下者哉張浚亦知其偽即引所部至平江浚與後



世忠舉酒  
酌地

誓不與此  
賊共戴天

聖天子度  
量如是

翟義徐敬  
業可監

吸羨不覺  
覆手

解玉帶賜  
張浚

擬宋以玉  
帶賜張  
浚謝表

于鎮江會韓世忠由海道將赴行在張俊聞之曰世忠來吾事濟矣因白

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舉酒酌音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

浚令世忠趨秀州據糧道浚乃草檄音亦聲傳正彥之罪與世忠俊光世願

浩合兵進討之傳等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使

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傳等

遂帥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傳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

也四月帝復位召張浚知樞密院事○呂頤浩張浚敗苗翊于臨平臨平湖在

杭州苗傅劉正彥南走初頤浩謂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若

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翟義方進之子也漢元始中

兵討之不克而死徐敬業勳之子也唐嗣進次臨平翊敗走勤王兵入此

關頤浩浚等人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

絕一日吸羨忽聞貶卿不覺覆手今卿被責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

誅貶逆黨有差吳湛王世脩等

二公兩截人

丁南湖曰呂頤浩張浚討苗傅劉正彥而誅惡之義嚴詆趙鼎李綱而

好善之情薄二公其兩截人乎雖然浚非不好善患在偏而已矣若頤

浩以航海誤國以橫賦殃民則豈得以浚並論也

朱勝非免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即當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

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

而暴浚喜事而疎此舉浚實主之○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禁內侍

干預朝政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冊魏國公專為皇太子○五月以

張浚為川陝京西湖南北路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張浚得權可謂重矣

才亦以著高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書之既以表張浚之陝蜀則東南不可保

因請身任陝蜀之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

天下常山蛇勢

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



天下之眷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周靜軒曰**觀此則浚之得君可謂專矣君之任浚可謂篤矣川陝京湖

悉為所轄以之宣撫以之處置以之便宜黜陟而數郡之權皆歸於浚耳苟非浚之德望素有以暴白於天下安能寵任之若是哉

**帝至江寧府**改江寧為建康府○以**洪皓**充**大金**通問使遺書願去尊號比藩臣**金人**拘之

綱目具官既足以表不辱之義曰迫使仕劉豫初金捷懶侵濟南知府劉人嗜豫以利豫殺驍將閑勝以城降之**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音逆

**豫**忍事之即願就鼎鑊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為皓跪請得流述音弟冷山音弟流述猶編晉也

洪皓真忠臣

**周靜軒曰**洪皓使金特立不懼觀其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之語至今讀之令人毛竦苟非以節義自守視輕生如脫屣者鮮不為其恐動矣

至今令人毛竦

**韓世忠**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書罷王安石以為南渡之一幸也時久雨常陰帝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

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王安石變祖宗之法蔡京托紹述之名凡今日之患始於

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時政之缺莫大于此中丞張守上疏

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音淡空廬音淡毳幕之居音淡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

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

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

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

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張守諫思二帝

時政大缺

高宗以四失罪已

手書忠勇賜韓世忠

至令令人毛竦

洪皓真忠臣

周靜軒曰

韓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韓世忠

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

配享神宗廟庭



趙鼎趙鼎  
而源

一疏深得  
其當

問張守六  
思之疏  
何如

劉子羽計  
殺范瓊

**張時泰曰**

高宗南渡之失非止一端其最大者昧邪正之分忠佞之別也觀其罪已之失雖有四而首不及此者其亦罪已之未當也然宋室之禍實自王安石揭開其蒙流毒於後趙鼎一疏可謂溯流而源深得其當者矣

**蔡虛齋曰**

人君成天下之務莫要於思高宗不能自強以復北轅是亦弗思而已張守六思之疏正中帝膏肓而為恢復之本也惜乎悅不繹從不改誠所謂末如之何也已母怪乎退而渡江退而航海而惴惴偏安於一隅也

皇太子勇卒○范瓊有罪下獄死張浚發建康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瓊之謀居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見帝悻慢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以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寺

崔縱死節

林勳上本  
政書

政本書深  
切時務

朱熹甚愛  
其書

此書由虛  
周密  
井田之學  
無以加

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范瓊佐邦昌叛逆而張浚

世出撫其衆曰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迫衆皆投刃曰諾瓊下

死子弟皆流嶺南○升杭州為臨安府將定都焉○崔縱如金不屈死之縱使金

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今農貧而一書深切時務宜乎為朱子所甚愛也特書于冊深予之耳

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受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

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每十

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動







法均節之文武臣中有明營屯者因以任使  
五曰都荆襄欲謀進取則

之所能臣切謂荆襄為勝誠能屯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

峒丁并施黔撫軍築壘列于漢上阻以水軍經以正軍緯以弓手民軍

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進取之業立然後從陝西以聲氣血脈通達而騎

卒可至川廣之富省猶外府易以拱把臣願陛下措置荆襄為根本之地

也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宜於同姓中不問親疎選賢才

存紀綱以立國體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紀綱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

亦時見用然罪者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

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皆小人也誤國破家不

知已時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輸之夷狄耶則

尺數千言昌願浩惡其切直龍之于外學行有所宗矣况能忤邦昌忤秦

綱目斷曰胡寅一疏忠憤激烈深切時病誠高宗所宜聽者高宗何聽

德不聰而罪言者哉然則願浩亦不能逃其責矣

為寅不能高宗馬當時徽欽北轅天下鼎沸向非高宗御極

號令天下天下之人孰知有宋而亦孰肯為之用哉寅謂帝以親王介

第但受命出師河北不當亟居尊位豈有已即尊位而可遜避哉是非

惟昧於事幾且拂高宗意矣寅將行其言而先拂高宗之意言得行乎

使寅有此策能與辭而婉道之高宗雖怯而砥礪之餘因以講求未必

止此惜乎寅不能也

詔杜充韓世忠劉光世分屯江東以備金○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金人

囚之邵使金不肯拜撻懶且其書言天未厭宋金乃裂地以○發明張邵使

與洪皓之節前後一轍也○金殺故知真定府李邈○金下令禁民漢服

周靜軒曰李邈被執迄今三載金人使知滄州則不答金人使易漢服

則不從是蓋精忠之節動搖山岳剛大之氣凌逼雲漢豈他偷生者之

星羅棋列

存紀綱以立國體

為文根著

義理

胡寅忠憤激烈

願浩不能逃責

中興無遺策

胡寅不能

用高宗

策中興

無遺策

也議者以為非

高宗不能

乃寅不能

精忠之節動山岳

剛大之氣凌雲漢



可倫乎

張浚治兵以圖中原

十月張浚治兵于興元

今漢中府以圖中原

書張浚治兵興元以圖中原其正方氣象讀之凜凜猶有生意義聲充

張浚正方氣象

滿于天地間矣其與書漢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同意所以為臣子狗國之勸豈不切哉辟劉子羽參議軍事

義聲充滿天地間

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時蜀上供及常平本皆盡浚以為慮

與亮屯漢中同意

知趙開善理財即承制用之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權

財

角貨上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

趙開筭無遺策

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時浚荷重寄旬犒音月賞期得士

築壇拜曲端

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于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賞不可計

車士懼聲如雷

而皆財常有餘○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

如雷

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武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

懼聲如雷張浚志於興復此舉得矣昔其勸罷李綱○十一月知徐州趙

立將兵勤王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聞立將赴楚州乃以兵邀于淮

節貫兩袖

陰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率眾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

擬宋以趙鼎為御

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琪欲定方拔步之議者謂自燕山之

史中丞

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糜戰者○以趙鼎為御史中丞鼎自右司諫拜

謝表

侍御史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二十有六及金人至江上鼎陳戰守禦三策

趙鼎陳戰守禦三策

拜中丞鼎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

只越非進取中原之

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瞰音

地

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為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

經營計無出于此

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金兀木入建康府守臣杜充降通判楊邦乂

邦乂血書

死之時江浙倚重於杜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木攻烏江

邦乂血書

充閉門不出兀木遂乘充無備由馬家渡渡江使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

本裾

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率官屬降通判楊邦乂獨不屈以血大書本裾



至今猶有生意

出入兵家之奇

岳飛敗金人于廣德

岳翁命軍

古之孫吳韓鄧不是

楊沂中高橋之敗

二將據衷狄勤士之心

充至金粘沒喝薄其為人久之得仕杜充殘忍薄行人也宗澤既沒悉反不察復以守建康要地及金師一臨杜門縮首而射利出降此誠國之巨盜豈可屬以大事耶然觀楊邦乂之死節至今猶有生意綱目大書之所

以誅充而顯邦乂者至矣帝奔明州今寧波府時聞杜充敗呂頤浩遂進航海之策故也

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岳飛敗金人

于廣德州名直隸南京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

恩義遣還令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

饑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翁命軍也爭降附之岳武穆者發明難古之孫

便統制楊沂中迎戰于高橋敗之金蒲盧渾至明州西門之高橋楊沂中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發明自胡朔深入莫敢櫻其鋒者今岳飛敗之于廣德楊

庚戌四年金大會八年西遼康正月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襲帝于海

金麥室取陝州在河南知州李彥仙死之彥仙屢敗金師破其五十餘壁

以計復陝州及絳解事聞詔彥仙知陝州兼知府使金將烏魯來攻彥仙

敗之婁室悉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婁室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

來攻即遣人求兵于張浚已而婁室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其軍為

十以正月旦為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常數出與

戰食盡告急于浚浚檄曲端兵援之端素養姦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

金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戰婁室奇

其才誘啗百端彥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彥仙投河死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婁室怒盡屠之○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帝謂輔臣曰太

李彥仙死

彥仙意氣如常

世忠大敗兀木于江中

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四月張浚引兵入衛聞金軍

退乃還○韓世忠大敗金兀木于帝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

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木師還擊之及兀木由秀趣平江世忠乃移師



鎮江以待之元木欲濟江世忠謂諸將曰此間形勢無如金山在鎮江府城西北

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

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

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

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元木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

十合世忠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虜元木之婿龍虎大王元木懼請盡歸

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元木窮蹙其情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

則可以相全元木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馬

柰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戰以火箭射箭蓬

世忠師潰元木始克濟世忠以八千人拒元木十萬之眾凡四十八日而

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呂頤浩免頤浩在位頗恣中丞趙鼎

論之也願浩聞韓世忠敗金人請帝幸浙西下詔親征趙鼎以為不可輕舉願浩惡鼎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辭不拜上疏願浩過失凡千

南軍使船如馬

募人獻破海舟之策

金人自是不復渡江

忠諫臣於卿見之

洪浩遣人奏書

餘言帝諭之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五月金人焚建康而去岳飛敗之于靜

安元木既濟江自靜安鎮渡宣化而去岳飛○七月金徙二帝于五國城在遼東三萬衛北一千里

去金上京東北千里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麵

等獻二帝于五國始知康王即位焉○八月張浚承制安置其都統曲端

于萬安軍以桑仲為襄鄧隨鄧鎮撫使端素善撫士卒長於兵畧然性剛

愎既逐王庶而奪其印又欲并王燮軍朝廷疑其欲反浚使張彬察之彬

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專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

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

其耕獲彼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

圖也彬還白浚浚不以為然及元木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又以為未

可浚積前疑遂竄之○以范冲祖禹之子直史館重脩神宗哲宗實錄初隆祐

范冲重脩實錄

古今母后未有其比

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后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



范冲朱墨

史  
二史得其正

張浚富平  
敗績

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乃召冲重脩之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脩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誓禁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矣○九月太皇后鄭氏崩于金之五國城○金立劉豫為齊帝于大名府改明年為阜昌元年世脩子禮于金○**金**擢懶侵楚州鎮撫使趙立死之○張浚使劉錫帥五路之師及**金**婁室戰于**富平**縣名今屬耀州敗績先是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音握**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前軍統制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園****興洋**四州名利州今保寧府廣元縣是閬州今保寧府是俱屬四川道興州今為略陽縣洋州今為洋縣俱屬漢中府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

張浚平生之志在此一舉

國家命斷所關

金人縱秦檜還

綱目狗名責實

是且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次于**富平**縣已而婁室引兵驟至錫等與之力戰劉騎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趙哲軍哲部驚遁諸軍皆潰關**陝**大震浚退保**秦州**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浚斬趙哲諸路無比皆發**張浚**是舉雖違眾議而有輕師失律之行然以復讐舉事則此散去**發**明戰為義戰故綱目前書治兵興元以圖中原此書帥五路之兵與金大戰則其復讐之義徇國之心未表然者夫豈因其功之不成而遂賤之哉

**張時泰**曰張浚平生與復之志在此一舉實國家之命脉生民休戚之所關也奈何執拗不聽偏裨之說而致變起不虞反以敗衄之罪歸諸他人而使與復之志不得伸者其悔可勝言邪

**十月金人縱秦檜還**前史皆書秦檜歸自金然檜執于虜守衛甚嚴其所之耳故綱目變文直書金人縱秦檜還不以小人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陰謀之故而遂與之曲諱狗名責實其旨嚴矣

以檜賜撻懶為其任用及南伐以為參軍事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禩音紀



水砮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遂航海至越州求見帝帝命先見宰

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之疑其與何與

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

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又安得與妻王氏皆回邪

惟范宗尹及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

而不寐遂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

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千金故

**宋史筆斷曰**秦檜自北來歸國人皆知其詐惟高宗以為得一佳士嗟

康間二帝蒙塵檜與宰相何臬及孫傳張叔夜馬朴五人皆常爭論乞

立趙氏故金人驅之北去何臬等皆死于難惟檜一家獲全非其屈身

求哀期有厚報何以得保百口而回則其易心改節為虜反間明矣故

自入相之後遂專主和議悉罷諸路宣撫凡趙鼎劉大中等沮其和議

則使臺諫擊去之岳飛父子欲復中原則與張浚謀殺之於是國之大

柄宋之社稷世之黔黎舉在姦臣掌握聽其死生而成敗矣謂之佳士

得一佳士

解仇息兵自檜始

高宗以一  
言罷國家  
柱石之臣

渡江至是  
始有此礼

劉子羽議  
守川蜀

川右有鉄  
山棧道之  
險

不亦謬歟噫檜何德于戎狄若是之深而讐吾中國若是之甚也

十一月趙鼎罷帝欲以辛企宗為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持不下帝不樂遂罷鼎書法高宗當既難之際

國家柱石之賢臣以秦檜為禮部尚書○日南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

可謂不知務者也禮其後正旦亦然○張浚退守興州命吳玠守和尚原時浚輜重焚棄

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

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山全盛敵欲入寇又矣直以川右有鐵山棧道之險

鉄山在漢中府沔縣北棧道在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

漢中府褒城縣東北褒斜谷中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

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豈遣官屬出關呼

諸將收集散亡據險固壘觀釁而動庶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

佐無敢行者子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

子羽至大喜悉以其眾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



險于鳳翔大散關在鳳翔府南東之和尚原在寶雞西南以斷敵之來路關師古

等聚熙河兵于岷州今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天潭縣名在鞏昌府西和縣東南孫偓賈世方等聚

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階成二州屬鞏昌府成州今漢中鳳縣是以固蜀口金人

知有備遂引去○十二月金人寇熙河副總管劉惟輔死之書之予全節也金人

室卒初惟輔擊敗金師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尚有積粟恐

金人因之以守遂出焚之為金人執粹以去惟輔曰死大斬即斬吾頭豈

汝粹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邪即閉口不言而死所部

亦多不屈被殺觀其言凜然忠義之氣○定差役法帝在河朔親見閭

閻之苦嘗嘆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即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講議乃定差

役法以二十五家為一保十六保為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

辛亥紹興元年金天會九年○西遼康國五年夏正德五年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百官遙

問宋高宗

遙拜二帝何如

以張俊為招討使

詔贈程頤龍圖閣

高明自得之學

明所與在此不在彼

程頤有繼孟氏之功

亦公論之不容泯者矣

三月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糧子莊

江淮諸郡以

二月以秦檜參

拜二帝不受賀

發齋論曰

二帝北轅蓋不共天之大讐也奮一擊而還兩宮高宗孝弟

之至孰有過于是者乎乃今年拜于越州明年拜於紹興又

明年拜於臨安帝而知孝弟不為是虛文也果能嘗膽坐薪枕戈討賊

則土地可收父兄可復高宗之所謂愛親者無餘策矣乃計不出此畏

懦有餘而剛果不足講和議之策何有乎戰畧之脩勤詔使之通何有

乎掃穴之計忘仇隱忍曾無報心致令二聖不諱于遐荒帝之孝弟果

安在哉

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李成陷江淮諸郡以○二月以秦檜參

知政事○詔贈程頤直龍圖閣書予其褒也制詞極其褒崇於是學者翕然

尚之制詞畧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



俊軍有鐵山之號  
高宗付託得人  
俊飛不辱君命

此舉足以  
聳動人心

岳飛第一功

**江州** 今為瑞州府於是俊軍有鐵山之號 上書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下書張俊岳飛大敗李成則可見高宗付託得人而俊飛不辱君命矣 **武功** 事直書而宋之君臣皆致其美焉此綱目不沒人善之深意也 ○ **武功** 大夫張榮擊敗金兵于興化捷懶北遁 榮據通州作水寨以守見金戰艦入不得騁舟中自亂 ○ **四月** 隆祐皇太后孟氏崩 年五十九 ○ **孟氏** 哲宗廢 后徽宗嫂高宗伯母也 ○ **劉光** 世復楚州 ○ **五月** 作大宋中興玉寶 高宗嗣統已經五年播越海濱境土遇如晉之元帝耳烏足謂之中興哉 今而作中興玉寶寧無愧于心耶

張時泰曰高宗此舉足以聳動人心而遏絕亂畧也可謂舉得其當者矣綱目特書于冊為宋幸焉

張俊追敗李成于黃梅成奔劉豫岳飛招張用降之俊引兵渡江追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眾數萬皆潰成北走降劉豫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患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眾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張時泰曰使高宗悉以中興之任付岳飛而不為讒間所離沮則金虜不足平也豈特江淮諸郡哉使俊終以是心待岳飛則飛之功業可竟而俊之名不益章乎

婁寅亮請立太祖後  
天下之大  
公大慮

六月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乞選太祖後以備儲嗣自元懿太子勇卒帝未有後范宗尹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內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至是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懼 音變 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僕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



問高宗詔  
選太祖  
後何如

讀奏感歎

太祖德澤  
入人之深

大祖友于  
之仁

張浚殺大  
夫曲端

作詩題柱

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陸

下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

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其後乃選秦王

僂子伯宗命張婕妤鞠之又取子彥之子伯致○七月封太祖後令話為

安定郡王先是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民神宗初封子孫一人為

孫令話為安定郡王今其封父不舉有司其上應讓封者至是以德昭玄

王自後讓封不絕

張時泰曰宋太祖雖襲五代之弊而篡周其德澤入人之深誠有過焉

若此哉綱目書封太祖後于冊以見天俾高宗幹旋舊疆遺土以延太

祖之後也嗚呼太宗雖負若兄天豈肯負太祖耶

八月張浚殺左武大夫曲端浚自富平敗後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

因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以示浚浚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與

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康隨

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會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

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燔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

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

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亦有叛去者

也浚前以讒間而更曲端此以讒間而殺曲端抑可謂之公議乎噫魏公

忠義之心無可擬議獨殺端一事甚累成德信乎君子而有不仁者也

○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時范宗尹既去檜欲得位因揚

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

聞乃有是命○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復脩日曆翰

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事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柱

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謂之日曆所以備言垂一世之典苟曠三十年

備言垂世  
之典

二策可以  
聳動天下

古法可一  
不可再

明沙崇州名今為縣獲青送行在青寇宣州進圍太平劉光世招降之尋復叛

去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

青眾大潰翌日餘黨復索戰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

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眾殲焉青自縛請命德



吳玠和尚原之捷

民夜輸芻粟助玠

獻詣行在餘黨悉平○九月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兀朮遁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宜退屯漢中扼蜀口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時玠在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烏魯折合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徂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之兵十餘萬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垵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亟鬚音其鬚音然而遁金自南侵未嘗有此敗衄深以為愧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

歎血勉以忠義

吳玠厥功不細

初置見錢關子

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歎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張時泰曰川蜀富饒金人朶頤父矣向非吳玠一戰勝金則蜀必為之吞矣蜀既失則臨安豈得不搖哉吳玠厥功不細也

十一月以韓世忠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宣撫使為宣撫副使○初置見錢關子

時命張俊屯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以給軍食商執關子于權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金以陝西地與劉豫於中原

壬子二年金天會十年○西遼康國六年○夏正德六年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帥百官遙拜

二帝不受朝賀○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辛企宗討范汝為不克其勢益盛世忠曰建居

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死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捷聞帝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

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帝如臨安府從呂頤浩之請

古名將何以加



○二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帝初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

**周靜軒曰**高宗於兵亂倥偬之日而能不忘講學之功蓋亦知所本者

特書曰初深予之也

三月蔡冲降寇也為其黨所殺李橫復鄧州先是仲上疏願協力恢復京師

乞正劉豫之罪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應援仲至鄧調兵其黨霍明執

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州○河南鎮撫使翟興為其下所殺

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之鳳牛山憚之遣人持書誘以王爵興斬之豫復陰誘興裨將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携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

之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詔以子瑛嗣職○四月詔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

軍事帥師如鎮江頤浩信蔡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以復中原

以神武後軍及忠銳崔增趙延壽一軍從行韓世忠劉光世岳飛王燾皆

隸焉凡一十餘萬人

**許浩曰**嘗觀呂頤浩帥師如鎮江圖取中原時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

高宗知所本

頤浩帥師鎮江

時人倚以為重

岳飛敗曹成

飛王燾皆受節制又值金人初建逆豫無意中原予意高宗中興可計日而待矣既而竟無成功心甚惑焉及詳考之則知頤浩是行成於蔡仲而世忠諸人其謀未合而未有勝策也夫中原板蕩於茲有年頤浩倚仲一人欲以喪敗之眾比向制勝其亦難矣幸而仲死趙延壽又叛而頤浩稱疾不行也使其果行其不為所誤而喪敗也者幾希然自建炎以來一向退縮惟是舉差強人意若出頤浩本心而以不共戴天之義倡率其眾以致死則古之人固有以一旅而興王者未必其無功也惜乎頤浩無是心焉史稱頤浩善弓馬有膽畧時人倚以為重而前此願守常潤明年又圖進取不可謂無心於中興也而予謂頤浩果有心則當時可與共事者莫李綱若願浩顧忌而罷之則其不能推賢讓善以共濟乎國事必矣功可望其成乎

劉豫徙于汴京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大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

民大懼其子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凡兩京塚墓發掘殆盡賦歛煩

苛民不聊生○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鄧州成淮衆十餘萬由江西歷

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萬守蓬頭嶺飛部



纒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等曰成  
黨敗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首撫  
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 ○閏四月衍聖  
貴自柳桂招降者一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

亮之言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子備之子伯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以  
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璠又取子彥之子伯致命吳才人鞠之

公孔端友卒以其子玠嗣 ○五月育太祖後于宮中書之予其存厚也帝感婁寅  
官中

萬世之公 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璠又取子彥之子伯致命吳才人鞠之

天下之正法 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太祖尊杜后之命舍子而立太宗萬世  
之公義也仁宗感章聖之言割恩而立英宗天下之正法也  
嗣是而後漠無所聞太祖在天之靈安能慰乎今高宗納寅亮之言即  
選太祖後育之宮中詎非公天下之大法哉

呂頤浩前軍將趙延壽反頤浩遂次于常州頤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  
延壽叛因稱疾不進後王德追延壽 ○以劉子羽知興元府 ○韓世忠招  
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勿心由處信徑至豫章  
連營江濱數十里群賊不虞世忠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  
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其衆 ○六月頒黃庭堅所書戒石銘于州縣令刻  
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頒戒石銘 于州縣

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二者良法 美意

治體以立此二者良法美意追三代而越漢唐者也

翟汝文罷汝文雖為檜所薦然性剛不為檜屈至對 ○八月貶給事中胡  
安國提舉仙都觀帝初召安國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

保國必先 定計

十一篇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

制國必先 恤民

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恤民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

致此顧人 主志向如

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

尚志所以 立本

下定矣然後致此顧人主志向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  
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  
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  
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



春秋見諸行事

擬宋以胡

安國善侍讀謝

表

人材可方荀文若

安國持黃錄不下

春秋大法尤謹於此

安國以春秋入侍

安國以聖人為標的

安國度疑

遠

儒者進退合義

安國尹焯為首

松栢挺然獨秀

安國不能知秦檜之姦

為相必從動天下

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

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列於清要以自助安

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漢荀信之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

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已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

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專用邦昌結好金虜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

苟容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

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言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

朝廷乃稱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者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

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

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人侍

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貶安國提舉仙都

觀秦檜三上書留之不報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在康濟時艱

見中原淪沒常若痛切于身雖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然風

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故渡江以後儒者進退

合義以安國尹焯為首謝良佐嘗曰康侯胡安如大冬嚴雪百草痿死而

松栢挺然獨秀者也

**張時泰曰**姦人用意之深豈易測哉秦檜以金撻懶陰縱還朝士固多

疑之厥後惟以言貌欺人故高宗信其忠朴而安國輕信游

酢方其為荀文若夫文若乃巨姦之輔其出處已非正矣就使檜如文

若亦何所取文若之死漢室是亦天理終不可泯安國豈能必檜如文

若之死漢室哉噫安國明於春秋而力言檜賢如此則知人信乎其難

矣惜乎安國之賢而不能知檜之姦固宜綱目書法之異於翟汝文也

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示以不復用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檜善及檜執

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

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着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

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

三十一頁編目一

三十六



秦儉所陳  
二策何如

韓世忠大  
敗劉忠子

斬陽

奕棋張飲

王倫還自  
金

而憾之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會呂頤浩諷殿中侍御史黃龜  
 年勅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  
 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  
 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基宗禮入對語以是  
 事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子斬陽縣中走降  
 于劉豫時世忠移師長沙與賊劉忠對壘相望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  
 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  
 覽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乃已馳  
 入中軍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豫○王倫還自金  
 倫被執倡和議使人與粘沒喝言粘沒喝縱之歸倫至入蔡明王倫之還  
所以明其贊成和議者皆倫之所為也倫與宇文虛中同以○以王似為  
 仕金和宋為得計而皆被金之所殺可為姦叛之至戒矣

川陝宣撫副使張俊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

子羽慷慨  
有才畧

荆湖自昔  
用武之國

恢復中原  
之漸

上賓任趙開為轉運擢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  
 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  
 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任子羽玠開為非是乃  
 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初綱至潭時流民  
 潰卒群聚為盜綱悉平之因上言荆湖之地自昔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  
 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岳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  
 恢復中原之漸不報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遂罷提舉崇福宮

癸巳三年金天會十一年○西遼康國七年○夏正德七年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府帥百官遙

拜二帝不受賀○劉子羽之師潰于饒風關在漢中府西鄉縣東吳玠走西縣今漢中府

縣子羽走三泉縣名唐初折和州綿谷置三泉縣金撒離喝遂入興元府而去時子羽聞

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玠自河池今漢中府鳳縣皆其故

地日夜馳三百里引兵援之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

黃柑遺敵



爾來何速 撤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方仰攻關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繞出玠後乘高以

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軍

之三泉縣撤離喝遂入興元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

芽木申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

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留玠共守三泉

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築壘于潭毒山方成

而金兵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石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

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以餽餉不繼引衆去子羽與玠出

師掩其後擊敗之金人盡棄輜重而走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

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猶言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史畧浚本

取中原乃盡喪關陝而歸賴得玠璘保蜀而已○二月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璣○三月李橫傳

檄收復東京劉豫乞師於金金人救之及橫戰於牟駝岡橫師敗績豫復

陷顯昌府後詔橫等領師還鎮以與金議和也○四月楊太太又名么蓋楚人僭號大聖天

王詔統制王燮會兵討之○六月岳飛大敗盜彭友于雲都縣屬鎮慶即

州今吉吉今吉平飛至凌賊彭友悉衆至迎戰飛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

故密喻飛屠度城飛請誅首惡而赦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

之

仁哉武穆之心也物如反諸掌豈止王業偏安一隅哉噫武穆不克令終者乃

綱目斷曰高宗自絕於天而不能全中興之美也豈武穆之德愧于鄧曹節而

天不善其報與然武穆功業萬世血食而垂名與天地同久天之報亦

不薄也烏可以一時禍福計哉

九月呂頤浩免時水旱不時及蘇湖地震侍御史辛炳論頤浩過惡遂罷

願浩有膽畧善弓馬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之為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

韓忠獻安國勸法地同久垂名與天仁哉武穆之心



以至公無我為先  
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讎為戒願浩不能用○十一月

復元祐十科取士法非言也  
甲寅四年金天會十二年○西遼康國八年○夏正德八年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府率百官遙

拜二帝不受賀○三月吳玠吳玠與金兀朮戰于僊人關大敗之先是玠守和尚

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玠別營壘于僊人

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撤離喝劉夔師步騎十萬破

和尚原進攻仙人關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玠自武階路入援肩

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

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金軍分為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

于西玠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索隨意而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

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

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後也兀朮以下

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文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兄弟摧鋒破敵

綱目斷曰

是時虜兵深入期必取蜀向非玠之兄弟親復行陣摧鋒破敵則蜀事去矣宜乎綱目書以予之也

張時泰兀朮南侵之志可謂銳矣然終不得遂其志者以世忠挫之於前吳玠扼之於後向非二公之忠勇則兀朮之志伊誰沮

之觀此則知吳玠之功不在世忠之下明矣

以趙鼎參知政事○張浚還自閬州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浚至

中丞辛炳以宿憾率御史常同等劫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故也○四月安置宣撫司參議官劉子羽于

白州今梧州府博白縣○吳玠復鳳秦隴州○以岳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

荆南制置使時楊么即楊六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陷襄陽等六郡

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

中原根本綱目作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

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命飛渡江中流顧幕

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矣踰月破李成而復六郡初李成左列騎江岸

右列步平地飛咲曰步利險阻騎利平曠成如此雖眾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

馬應鎗斃後擁入江步卒死者無算成夜遁襄漢悉平捷聞帝喜曰朕素

吳玠功不在世忠下

岳飛復襄漢六郡

岳飛渡江誓討賊

岳飛復襄漢六郡

岳飛行軍有紀律

岳飛復襄漢六郡

岳飛行軍有紀律

岳飛復襄漢六郡

岳飛行軍有紀律



武穆克國 孔明之儔 武穆將畧其即趙克國諸葛孔明

武穆料敵 高宗一以恢復之事任之不為奸言所搖奪則安患讐耻之不雪哉

八月以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鼎乃條奏便宜朱勝非忌而抑之鼎

上疏曰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

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

無浚之功而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

伏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高宗此舉可謂得人

警則各來夏首切中時病夫以張浚之得君尚不能終君臣之好安知

後日高宗不以待浚者而待已耶此亦納約自牖之說也鼎其賢哉

詔取王安石追封舒王制毀之從呂聰問楊么大敗官軍于鼎江詔岳

飛移兵代王璘討之以飛為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從趙鼎言也飛時年三十二自中興諸將

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九月朱勝非罷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師寇

淮南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于金金主乃命將將兵五萬以應豫豫遣其子麟姪兒各將兵會金師南下騎兵自泗攻徐步兵自楚攻承

州○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鼎將赴川陝陛辭時淮報驟

至舉朝震恐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十月詔韓世

忠進屯揚州詔辭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濟師屯

揚州○召張浚于福州初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

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音樗

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

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更屈故替上行耳若事之濟否

則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張浚字有重切若使宣撫

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軍赴關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

于帝遂召浚為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

而還書之深嘉而亟予也世忠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

魏良臣使金遇之世忠給以有詔移屯守江金人聞之大喜世忠即上馬

擬宋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謝表制下朝士相慶此舉果出萬全

張德遠有重切

來路即歸路

韓世忠敗金人于大儀

儀

儀

儀

儀

儀

儀

儀

四十一



世忠忠勇  
成功

中興武功  
第一

中興之業  
可運於掌

高宗親御  
金師

復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鳴鼓伏兵四起奮擊又命背嵬軍各持長斧上堪人胸下砍馬足金兵大亂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攸等皆取勝捷聞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參政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綱目斷曰

自虜寇再至籍累勝之威憑陵中夏其勢甚銳世忠駐兵大儀出奇設伏自斷歸路以為戰之不勝誓以必死其忠君之心至矣由是虜兵南進伏兵夾擊虜兵敗退追躡至淮則其義勇之氣有以貫徹胷中云爾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豈不誠然乎使高宗委任之專不惑群議則中興之業可運於掌惜乎不足以語此

帝自將禦金師次于平江府春秋記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書次于平江予之也金齊之師日迫群臣勸帝他幸散百官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免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暴侵陵

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力替之趙鼎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

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韓世忠曰趙丞相直敢為者因遣人奏捷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遠來利在速戰

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乃止及胡松年時遣松將進兵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昂有先見也高宗親征固趙昂之功亦與求力贊之而

上意乃決親書車攻一詩賜與求復贊日和親乃金人屢試之策不足言也於是秦檜以其異已而疎之與求檜之所薦而能不受其籠絡如此且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誠謂之直臣哉

周靜軒曰高宗此舉差強人意焉輿臨江士氣百倍蓋由趙昂之為相

也在真宗朝則有寇準在高宗朝則有趙昂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忠臣也中國委靡之氣不於是而少伸哉

十一月詔暴劉豫罪逆于六師自豫僭立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張浚知樞

密院事視師鎮江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

此行舉措  
合人心



喻子才之  
功  
張浚盡忠  
竭節  
將士勇氣  
十倍  
此舉深合  
乎義  
忠君徇國  
之念

子才喻樛之功也。詔拜浚樞密。以其盡忠竭節。諭于中外。浚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捷懶兀木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俊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

之。○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勗救之。金師引去。梟追敗之。岳飛此舉深合乎義。特喜書之。所以表其忠君徇國之一念也。是月魏良臣還自金。粘沒喝言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千萬犒軍。○十二

月金師渡淮。北歸時捷懶屯泗州。兀木屯竹塹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約戰。世忠遣麾士王愈等。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木曰張樞密既在鎮江。兀木曰張樞密既在鎮江。兀木曰張樞密既在鎮江。

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憤。乃夜引師還。兀木等既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何也。鼎曰。敵雖甚眾。然以劉豫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

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趙鼎奏金人雖逃歸。尤當博采群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洞霄宮李綱上疏曰。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脩守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自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欲恢復。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即議攻討。斯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也。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離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如淮東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

朝廷以東南為根本

六朝所以保有江左

問李綱守備攻戰之說何如

守備之宜莫大於是

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



攻戰之利莫大於此

兵家皆有成法

李綱論措置之方

李綱論緩懷之畧

路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  
是至於擇將之方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成  
法無待於言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今鑾輿未復舊都莫  
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錢穀無不便利然必淮  
南有藩籬形勢之固而後建康為可都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緩懷之畧  
則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  
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為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  
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迨今九年  
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  
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斯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  
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  
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

用人如用醫

李綱論退避之非

此最上策

金人知我必報

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  
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  
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概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為得  
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  
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  
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  
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京東京西失矣萬  
一有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此又不可之尤  
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軍馬備器械峙糗糧  
積金帛敵來則禦乘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  
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  
遣使今金人造孽之深知我必報雖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



兵未交而勝負決

正心以正朝廷百官

忠誠勳業聞于外夷

一疏懇切

詳盡

李綱萬全

之妙筭

德遠人望

不異于儀

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

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臣願自

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

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

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

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

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帝賜詔褒諭之。而不能

**張時泰曰**

回紇憚汾陽不克戰而還。金虜憚張魏公不交兵而退。乃二

高宗既有諸賢之助。則復讎之功。可以立就。夫何臧否混淆。中無定見

李綱一疏懇切。詳盡萬全之妙筭。徒賜詔褒諭。而不能

不繹從而不改者也。金師方退。即為自足。何其器小而易盈耶。噫。德遠

人望不異于儀。而成功不逮者。得君之異也。

**乙卯五年**

金熙宗會天會十三年。西正月朔日食。帝在平江府。召張

湯浚相得

其驩

趙鼎張浚

同相

擬宋以趙

鼎張浚

為尚書

左右僕

射兼知

樞密院

事謝表

作大廟于

館安

高宗亦成

王之仁

浚還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太平。張俊屯外。○金主晟死。兄之孫

竄立。○二月。帝如臨安。○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知樞密院

事。都督諸路軍馬。是時鼎浚相得甚驩。及將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

其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吳玠復秦州。○作

更張。是賢者自相背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吳玠復秦州。○作

太廟于臨安。從禮部員外郎江端友之請也。侍御史張致遠及殿中侍御

意中原。○三月。張浚視師潭州。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揚上流。○四

月。封周後柴叔夏為崇義公。昔周成王以上公之爵。封微子於宋。聖人載

其美。○上皇卒于金。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

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

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柰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

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焉。朱弁欲請徽宗

司馬朴之果決矣。然弁寧不歸而不入王倫之黨。寧不生而不受金虜之

官。迨全節以歸。與張邵洪皓並匹。休蘇武有殺身成仁之志者也。弁祭徽

洪皓操文以祭

四十四



宗之文有曰喚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  
龍髯之莫逮淚灑水天皓作史氏失錄

**史臣曰**

徽宗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其失國也特恃其私智小慧疎  
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  
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怠棄國政及童貫用事又進兵勤  
遠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自古人君玩物喪志縱欲敗度鮮不亡者  
徽宗特甚焉爾

龜山進退無愧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

楊時受道程氏得其正宗事君以正屹不可犯誠當代之賢人也迨致政優游著書講學

而於進退皆無所愧矣

自帝南幸時奉祠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

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至是卒

年八十三從彥謚文靖

南劍

今延平府

人初為博羅

今屬惠州

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時為

驚汗浹背

山

今從彥

徒步往從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

龜山倡道

生矣既卒業築室山中

結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

朱熹謂龜山

楊時

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

任重詣極者豫章人

極者仲素一人而已學者稱為豫章

今南昌府

先生其門人李侗最著侗初從

靜中看喜

從彥學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

此學典孔門非此不動稍異禪者偶以之調養可也

怒哀樂未發前氣象

從彥令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

中者又之侗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甚重之侗

學問不在多言

卒業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與鄉人處

延平充養完粹

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學者稱為延平

自然中有成法

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

龜山碩德

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

鉅儒

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者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

舍蘇合而取

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取

中與之際果能如商之高宗置此大儒於左右以資啓沃則其德業必不止此也渡江以來於龜山碩德鉅儒則棄之閑散之地於黃汪儉邪小人則置諸宰輔之尊是誠舍蘇合而取

取

而取



龜山不得  
遇商宗

金  
胡寅諫使

也○五月何薛音如音金通問二帝中書舍人胡寅乞罷許之寅上疏言女  
真驚動陵寢戕伐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讎也自建炎至  
紹興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  
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  
使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  
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  
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  
計耶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臣恐和說復行國論傾  
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及張浚自潭州還言使事兵家機  
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于和未可遽絕帝遂遣薛行寅因乞外知邵州和  
議主恢復張浚之素志也於胡寅○封和州防禦使瑗為建國公就學資  
善堂聽讀時趙鼎請名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公就堂聽講且

使事兵家  
機權  
恢復張浚  
之素志

二人名德  
老成  
二人極天  
下之選  
社稷得人  
中興基業  
在是  
相業莫先  
於定國本  
孝宗克成  
令德

岳飛洞庭  
之捷

岳節使号  
令如山

岳侯忠孝  
岳侯兵有  
深機

薦徽猷閣待制范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替讀二人皆名德老成極天  
下之選岳飛嘗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  
乎按范仲為祖禹之子故史義正直以神啓實錄著朱震接周程之統故  
經學深粹以漢上易解傳况冲之好義樂善震之持節守道實儒林冠  
冕也孝宗師之厥後內孝於繼父外息于金寇而英毅聰明卓為南  
渡諸帝稱首則高宗教子之功趙鼎薦賢之力誠謂君臣兩全矣尋以  
伯玖為和州防禦使賜名

張時泰曰

相業莫先於定國本定國本莫先於教太子教太子非碩德

鉅儒聞望素孚者不可也趙丞相先見乎此故以為首務雖然孝宗之  
克成令德亦天之不棄報于太祖者也

行統元曆常州布衣陳○六月岳飛大破楊么于洞庭書于其么死湖湘

平飛受命討么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爾  
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討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欲  
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功若招之席益疑飛玩寇欲以上聞  
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乃止黃佐襲周倫若殺之  
飛表迂武功大夫會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七欲俟來年議之



飛袖小圖 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

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短攻長是以招  
示浚 吾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是以易也浚許之飛且攻且招  
八日可破 蓋平之七招黃佐使襲殺周倫論其驍將揚欽來降轉說全宗劉詵降詭  
賊 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遣之夜掩賊營降衆數萬公舟以輪激水如  
岳侯神筭 飛輒以撞竿碎官舟飛伐君山木為筏塞港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  
犯我者除 張牛革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公迫赴水死果八日而捷書至潭州  
是飛來 浚嘆曰岳侯神筭也初么恃其險官軍自陸路襲則入湖水  
岳飛神筭 攻之則登岸因曰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云  
素根於心 武穆忠孝  
古名將不 能過  
中興將以 武穆為首  
稱 張浚進中  
兵備覽  
朕朕不殺 之仁

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

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短攻長是以招  
示浚 吾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是以易也浚許之飛且攻且招  
八日可破 蓋平之七招黃佐使襲殺周倫論其驍將揚欽來降轉說全宗劉詵降詭  
賊 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遣之夜掩賊營降衆數萬公舟以輪激水如  
岳侯神筭 飛輒以撞竿碎官舟飛伐君山木為筏塞港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  
犯我者除 張牛革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公迫赴水死果八日而捷書至潭州  
是飛來 浚嘆曰岳侯神筭也初么恃其險官軍自陸路襲則入湖水  
岳飛神筭 攻之則登岸因曰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云  
素根於心 武穆忠孝  
古名將不 能過  
中興將以 武穆為首  
稱 張浚進中  
兵備覽  
朕朕不殺 之仁

**張時泰曰**

武穆為將主之以信義輔之以籌畧加之以勇敢又况忠孝素根于心故所向無前成功取捷動輒可必雖古名將不能過焉君子論南渡中興之將當以武穆為首稱

十月張浚還自潭州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趣歸及至勞問曰卿暑行甚勞郡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嘆置之坐

擬宋以尹

隅○十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焞為崇政殿說書初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昇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從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

政殿說書謝表 微處士尹焞 關三畏齋 以居 州人不識 其面 和靖卓然 有立 和靖能畫 出處

蜀至關得程頤易傳中又得全本于其婿師純拜受之因止于涪涪頤地關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冲舉以自代

**張時泰曰**

和靖至是無復仕進之心矣觀其堅拒劉豫之聘若龔勝之絕王莽者非得道卓然有立者不能也此則因范冲之舉怡然就道何其能審出處若是耶噫冲此舉一則不昧和靖之賢一則王成高宗之德可謂一舉兩得矣冲其賢乎哉

以李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知涇州張浚薦○金伐蒙古其人勁捍能

丙辰六年金天會十四年○西遼感天后二月韓世忠圍淮陽軍金兀木

救之世忠還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引軍渡淮至城下為其所圍奮戈潰圍而出還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兀木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

錦衣驄馬

四十七



二人可倚  
大事

岳飛屯寨  
陽以圖中  
原

此君素志

陳公輔命  
王安石何  
如

忌之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敵  
薄陣殺其道戰二人遂引去世忠還楚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三  
月以韓世忠為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屯楚州岳飛為京西湖北路宣  
撫副使屯鄂州張浚每稱二人可倚以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  
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遣以巾  
幘婦人喪冠也以巾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縣名屬  
重鎮馬○六月張浚撫師淮上命劉光世進屯廬州岳飛進屯襄陽楊沂  
中進屯泗州浚命飛以圖中原且曰此君素志也飛扶母觀還廬山累表  
乞終喪詔不許○以陳公輔為左司諫公輔召遷為吏部員外郎言今日  
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  
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  
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

合孔子無  
可無不可  
之義

公輔不負  
司諫之職

建康為中  
興根本

中興之幸

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世  
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楊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  
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  
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  
三品服司諫之職亦可見矣○七月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並  
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中興根本臨安  
心請即幸之以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有南寇之志趙鼎建議幸平江帝  
從之遂命秦檜孟庾留守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又以張浚薦  
授醴泉使至是漸用事

張時泰曰

秦檜奸險小人包藏禍心高宗知其奸榜於朝堂示不復用  
可謂中興之幸矣彼檜之奸浚豈不知况主和議者檜之奸

謀排和議者浚之素志今欲恢復而薦主和議之奸臣猶抱新救火惡  
能撲滅哉厥後武穆之死人徒知檜殺之而不知高宗張浚殺之也君  
子識武穆之獄當首高宗張浚而從秦檜庶乎其當矣



飛指畫甚大

岳飛請進軍板伏中原

趙鼎深以為憂

張俊保淮南之議何如

淮南屏蔽大江

岳飛復蔡州飛累戰皆捷遣牛皋復鎮汝軍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張浚

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天行一帶山砦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杜

梁興等果歸之飛復及偽齊季成孔彥舟連戰至蔡州克其城○九月帝

如平江○岳飛使王貴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

許飛乃還鄂○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猷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猷于

藕塘追麟至南壽春而還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州韓世忠屯楚州

岳飛屯鄂州劉光世屯廬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

欲令張俊與楊沂中同保合肥縣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

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令俊等渡江則無

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地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

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有一退

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

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

及此

鬚將軍銳不可當

奏事所言誇大

當使展盡底蘊

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

息時光世已捨廬州而退浚即星馳至采石遣人諭其衆曰若有一人渡

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駐廬江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猷至藕塘沂中

擊大破之猷曰適見鬚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精騎遁去麟在

順昌聞猷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北方大恐

按史畧上曰克敵之功皆出右相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十二月張浚

還自鎮江○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趙鼎罷物張浚治師江上遣呂祉

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

而浚因請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物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

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朝鼎

請帝回蹕臨安浚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進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

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鼎言擒劉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



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  
號為小元祐  
一時學者皆聚于朝

書忠正德文四字賜  
宋賜趙鼎尚書  
一帙并御製四字謝表

浚昂不自相負

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昂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昂與浚為相，政事先後人才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復尊程頤之學。一時學者皆聚于朝，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

**許浩曰**

張浚遣呂祉奏事，所言誇大，昂每抑之。浚聞不樂，語意侵昂。時昂在內，浚在外也。自他人處之，必將媒孽浚短。日夕浸潤，以圖去之。昂有是心，遠臣豈能勝近臣哉？而昂乃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可見其所謀為國而非以已故矣。昂心為國，浚奚得而憾之？浚心亦為國也，為國而見抑，宜憾之矣。然亦為國事而憾，非以已憾也。故他日罷相而力薦昂，則可見矣。昂初讓浚，而浚薦昂，浚不負乎昂也。他日高宗欲竄浚，賴昂力爭而免，是昂不負浚矣。浚昂不自相負，其肯負高宗乎？浚昂不負高宗，而高宗負之，使二人之才不得盡展，而自墮其中，與之業可惜也夫。』

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從之。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濶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按朱劭平江人，授絕不與劭交，既又勅蔡京王黼之黨論劭，李綱之際，劭受石學術之害，是誠君子矣。然因忌尹焞而斥程子之學，是君子而有不仁也。惜哉！

**張時泰曰**

伊川學孔孟者也。高宗知尊孔孟而不知尊伊川，以無擇善之邪，今詆伊川之正，然則邪者固所當禁，而正者豈所當禁者邪？嗚呼！伊川之學，雖不見尊於當時，而後世學孔孟者，必自伊川始。

**丁巳七年**

金天會十五年○西遼咸清二年○夏大德三年 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府。○何蘓還

**自金始**

始聞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崩，帝成服，百官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致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

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

衣墨臨戎化天下



天子之孝  
不與士庶  
同

張俊深忌  
岳飛

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天子之棺梓木為之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歛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群臣外朝勉從所請以日易月宮中仍行三年之喪浚又請命大將率五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二月以王倫為奉迎梓宮使如金倫陛辭帝命謂撻懶曰河南之地國既無不有與其若見歸局○以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使進拜太尉時韓世忠張俊皆又貴立功而飛少事俊為列將一旦拔起爵位與齊俊深忌之始與之有隙矣○三月遙尊生母宣和皇后韋氏為皇太后○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免光世在淮西素無紀律軍士多盜張浚言其沉湎酒色○京湖宣撫使岳飛乞終喪制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先是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且上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名縣即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如

社稷長久之計  
中興之事  
一以委卿

詔飛詣都  
督議事

張楊豈能  
御此軍

張浚徧思  
怙惡如此

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大舉會秦檜王和議息之言於帝請詔飛詣都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麗音麗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艷然曰艷音拂怒色也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與浚忤即日上章乞終母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于墓側浚怒奏飛積慮在於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遂以都督府參議張宗元權其判官是時飛謀大舉見忌秦檜而以兵詣浚飛因直言見忤張浚而乃步歸廬山噫檜之姦邪固無足責浚亦忌飛謂之何哉○五月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貶知永州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



世以類編卷四  
孔孟學自  
願兄弟發  
明  
孔孟可學  
而至  
入室而不  
由戶  
四人道德  
名世

氏之學上疏曰孔孟之學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  
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  
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願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  
所欽慕而師尊望加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荀卿楊雄韓愈仍詔館閣裒  
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  
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故貶

**丁南湖曰**

宗孔孟關荀楊此程氏之所以傳道統也胡安國欲比于荀  
楊韓氏則非矣夫韓氏頗知聖道荀楊則孔孟之罪人也而  
豈程氏之比哉嗚呼安國且不知程氏之真矣何怪乎公輔等之妄言  
而高宗之誤聽也

萬全之效  
可必

六月詔岳飛入朝遂遣還鎮累詔起飛不得已趨朝遂復職飛至鎮上言  
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  
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

呂祉死節

武地願都上游用光武故事親帥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  
人用命不報○淮西副統制酈瓊以眾叛降于劉豫都督府參謀軍事呂  
祉死之時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統劉光世軍令瓊副之瓊與德不相下  
柄書吏漏語于瓊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祉密奏乞罷瓊兵  
瓊怒遂殺祉叛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括髮謂以麻繩撮髮又以為布為頭髻具中者祉妻具  
氏持帛自縊以徇羣聞者哀之

武穆過人

**綱目斷曰**書稱知人之難武穆能之其過人遠矣何論呂祉不習軍旅  
今果漏洩軍情以致酈瓊之叛向論瓊德不相下今果交訟  
不已然則酈瓊之叛呂祉致之也呂祉之死酈瓊之叛張浚不聽飛言  
所致也當國君子烏可不以公道處已待人哉

張浚悔不  
用飛言

九月詔張浚移屯虜州岳飛屯江州酈瓊之叛張浚始悔不用飛言飛乞  
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沒喝而兀朮惡豫可

封股納書

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先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  
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  
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講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  
遣至齊問舉兵期封股納書戒勿泄謀還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金注



張浚以身任幾事

張浚勇於自責

擬宋以趙

昂為尚書左僕

射同平

章事兼樞密使

謝表

高宗聽言之美

張浚有勤王功

功過自不相掩

於是廢豫之意益決。○張浚免罷都督府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耻之大。反復再三。帝未嘗不流涕。時天子方厲精克已。事無巨細。必以咨浚。及鄜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浚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昂。」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

**張時泰曰**：張浚引咎求去。可謂勇於自責者也。昔也薦檜。今則排之。昔也仇昂。今則薦之。何其暗于昔而明于今也。

**以趙昂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發明前載張浚薦趙昂繼書。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足以見高宗聽言之美。○十月安置張浚于**永州**。浚既去。檜諷言者論之。帝欲遠竄浚。趙昂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昂復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倘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敢復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永州**居住。

高宗不逮憲宗

擬宋以尹焞為崇政殿說書謝表

所學所養大過人

焞可謂恬退

和靖深得於易

和靖善用易

易

**周靜軒曰**：高宗始馬任張浚。不為不專。終馬疑張浚。不為不甚。皆無知人之明故耳。浚以失策之故。遂為言者所攻。噫。唐憲欲平淮蔡。專任裴度。讒言不入。卒收成功。然則高宗亦不逮憲宗遠甚矣。安有欲成大事。而可以浮言疑浚哉。

閏月以尹焞為崇政殿說書。焞承召命。以疾辭不行。乃令漕臣奉詔親遣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遂不至。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城外。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趣召入見。故有是命。」

**綱目斷曰**

和靖得伊川之易傳。信矣。觀其出處。可以知其善用乎。易也。故當其在涪也。則用艮之六四。其被聘也。又用蹇之初六。彼

艮之六四。周公繫之曰：「艮其身。無咎。蓋言時止則止。故無咎也。非在涪之義乎。蹇之初六。周公繫之曰：「往蹇來譽。止而不進。是有見幾之美。故來則有譽也。非應聘之義乎。嗚呼。和靖深得於易。固為賢矣。若范冲力薦和靖。不賢而能之乎。然則高宗能用和靖。非和靖之幸。而實高宗之



幸也

**丁南湖曰**

和靖善用易不特是也策誅黨人而不復應舉易之儉德避難也時興新學而決意不仕易之舍車而徒也因主和議而不拜翊善易之不易乎世也莊敬誠實而不欺閭室易之敬以直內也聞攻程氏之學而不進易之見幾而作也力拒劉豫之命而不辱易之不惡而嚴也故程子許其我死而不失其正張浚稱其所養有大過人惜其在經筵少開悟之功對張浚止好善之語大抵持守有餘而格致未到主一功多而窮理功少故耳

**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為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韓世忠岳飛請伐于金**

**收復中原不報**○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太后及河東地遂復

張守諫留

**戊午**八年金天眷元年○西遼咸清三年○夏大德四年正月朔帝在**建康府**○張守寵時帝以

**樓炤言議還臨安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六朝謂吳東晉宋齊梁陳也氣象雄偉

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

胡安國進

**趙鼎不可**異哉趙鼎之見也向嘗建策以為越不可都當都荆襄高宗既無意荆襄則建康不猶愈於臨安乎今乃曰不可鼎之聰明不

擬宋胡安

國進春秋傳及於前矣○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尋卒

先聖筆削

文定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

之書

物無不備于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

備於此

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

傳心之要

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又謂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置之座右率二

深得聖人

十四日讀一遍又曰頃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不必甚留意朕謂人

之旨

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

讀一遍

廢時亂日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然亦不至廢事也

學書賢於

他好

他好

廢時亂日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然亦不至廢事也

春秋之義

**許浩曰**高宗遭國多難父兄比遷間閔江南卧薪嘗膽猶恐不及顧乃

莫大於復讎

優游文翰率二十四日讀春秋一遍夫春秋之義莫大於復讎

仇

高宗視不共戴天之讎不少動心而食稻衣錦自若亦與何所取乎又

人當以堯舜為法

謂學書賢於他好然人當以堯舜為法何至以此而自恕耶夫讀書帝

舜為法

謂學書賢於他好然人當以堯舜為法何至以此而自恕耶夫讀書帝

五十四



讀書帝王之美事

春秋孔子之刑書

春秋示百王之大法

治天下國家之良規

胡傳為高宗而作

帝定前臨安

高宗無意中原

臨安非用武之地

趙鼎言檜可大任

晏敦復有憂色

疑水賜衍

聖公孔玠衢州

田謝表

振意不在大中

丞相當自為去就

張致遠不書黃

王之美事也。而高宗之讀徒弊精神。而不能措諸事。則於吾夫子。雖多亦奚以為之訓有違矣。

**周靜軒曰** 春秋孔子之刑書。示百王之大法。寓褒貶至公。安國潛心二十餘年。作為本傳。其間微顯闡幽。提綱挈目。誠有益於治天下國家之良規也。所謂尋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耳。雖然安國春秋之傳。蓋為高宗而作也。使其讀此。能知大義。復離攘狄。詎可北面而事虜哉。惜其蔽固已深。終莫能悟也。

**帝定都臨安** 即今杭州。高宗至是誠無意於中原矣。苟能有志於中原者。都臨安僻在海隅。初非用武之地。則栖栖然苟安之意見矣。○三月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再薦檜。因憾之。及鼎再相。檜在政府。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願弟子也。有憂色曰。姦人相矣。

**丁南湖曰** 秦檜相。而敦復獨憂。是即張九齡之先識李林甫也。况檜既相。即引身求退。閑居數年。而卒匡國之忠。保身之智。可謂兩全矣。

五月王倫偕金使來。時金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也。○六月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以奉先聖祠事。田凡五頃。時玠僑寓衢州。○是年金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八月始頒官制。倣中國置三師三公三省六曹。臺院寺監等官。皆宇文虛中參定其制。以會寧為上京。改遼上寧臨潢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七月彗星見。○十月罷參知政事劉大中。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御。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趙鼎罷。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又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為之辯。帝欲并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

貴皆以其言為過。

貴皆以其言為過。

貴皆以其言為過。

貴皆以其言為過。



世史卷之四十一  
一子諶出  
二佳士

趙鼎一指  
而去

趙鼎於國  
大功

朕獨以和  
委卿  
留身奏事

相公為天  
下大計

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諶出二佳士不書

黃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檜乃出

鼎知紹興府入辭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脇制陛下者將行

檜率宰執餞之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自再相無所施為或以

為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砭必損元氣矣後王慶

入對帝曰趙鼎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替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

鑾無虞他人所不及○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先是宰相入見秦檜獨

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

臣議帝曰朕獨以和委卿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復進前說知帝意不移

遂排趙鼎劉大中而一意議和然猶以群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

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

即擢如淵劾異議者卒成檜志宋史自建炎以來無歲不遣使願去尊號奉正朔比于藩臣金人不從使者往多拘

君臣之分  
已定

二事使者  
大指

世忠上疏  
諫和議

向子諶不  
拜金詔

曾開不草  
國書

儒者所爭  
在義

囚後數南侵不利知江南不可圖○初王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問禮數

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

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及金詔諭使張通古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

有詔諭江南之名曰詔諭者臣民之也金何尊而宋何卑耶首足倒懸極矣帝嘆息謂王庶曰使五日

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韓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

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

散士氣凋沮不報○知平江府向子諶致仕金詔諭使至平江子諶不肯拜金詔乞致仕且言和議之

非秦檜許之○諶曹淮南時張邦昌偽詔至獨武尉徐端諶不拜而走諶言于朝以旌之至是躬自不拜金詔致仕○詔侍從臺諫

詳奏和金得失宋金世雖理難和好奚必議之既云詔議當察是非而忌也綱目書此辭繁而不先是禮部侍郎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製非是論

之不聽請罷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處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

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



公自取大名而去

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知濟國事耳。然猶慮群言，乃詔侍從臺諫詳奏得失。於是從官

晏敦復、尹焞、朱松朱子之父時、為校書郎等皆極言不可。李綱亦上疏曰：朝廷使

李綱料虜邀求有五

王倫使金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以愚意料之，虜為此

名其邀求有五：必詔降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

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

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

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且金詐不測，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單騎入覲，

移易宰相，改革政事，竭取賦稅，廢削土宇，從之無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

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

從一則大事去

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

問李綱胡銓言和議何如

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如劉豫既立為帝而又廢之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謂



胡銓乞斬王倫

三軍不戰而氣自倍

吳師古錄其書于木

金人募之千金

剛中以啓事賀胡銓

痛哭流涕長太息矣今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

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

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

晉石敬瑭借契丹兵滅唐嘗稱藩奉貢及割地界之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

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

徒取充位若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

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在長城南

門內舊有蠻夷邸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

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魯仲連不肯帝秦曰連有蹈東海而死不願為之民也寧能

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連貶竄初除名編管昭州後迫于公論改監廣州都鹽倉宜興縣屬常州府進

士吳師古錄其書于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二

人俱被謫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

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謝疊山曰胡澹菴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與日月爭光中興

張時泰曰嗚呼李胡二公之疏真可謂忠誠貫金石節義凌冰霜者也

有臣如此而不能行其言之一二則知高宗以中興自期者乃虛文也

王庶罷庶論虜不可和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虜自重以為功

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邪檜大恨之庶因

乞免簽書和議文字且累疏求去遂罷為資正殿學士知潭州按庶為趙鼎所薦岳

飛所交其論都荆州超出諸臣之見蓋一時人望也勾龍如淵乃劾其欺君罔上胡汝明乃劾其譏訕朝政俾之卒於道州庶所惜哉

慈寧宮以皇太后后章氏將還命作宮以待之十二月以李光參知政事秦檜既定和議將

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尚書省

榜諭金國使來盡歸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官及毋兄親族餘

無需索以韓侂胄充金國奉表報謝使

已未九年金天眷二年西遼咸清四年夏大德五年正月大赦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畧曰

真三代以上人物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第一

二公忠誠貫金石

二公節義凌冰霜

疏七言六王庶乞免簽書和議文字

五十八



張浚諫和議之非

二事足為今戒

岳飛力陳和議之非

三詔不受爵賞

吳璘愧不能宣國威

如主青秦檜王和之非

乃上穹開悔過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戢宇

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宋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虜自宣和

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信義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享

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昔楚懷王入覲于秦一往

不返逮今千載為之痛心漢高祖知項羽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陵在陳州城

西甘心不悔茲二事者足為今戒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亦

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

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秦檜益怒遂成離隙

和議成例加爵賞飛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譽乃受命吳璘在熙州其幕客擬為賀表璘愀然曰在朝

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

謝可也○遣判大宗正事士儂音媯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脩奉陵寢初史

館校勘范如圭以秦檜力建和議用書責檜曲學倍師忘離辱國之罪且

曰公不喪心病狂柰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

為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

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泣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士儂等往

檜以如圭不先白已益怒如圭遂謁告云○以尹焞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焞固辭不拜和議一成則和靖之道不可行矣道既不行雖祿之以天下

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帝慘然曰楊時物故謂死同於胡

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乃有是命焞

以和議為非不拜○以吳玠為四川宣撫使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尚苦

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

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

玠病甚扶掖聽命○三月王倫至汴金人歸河南陝西之地○四月罷權

吏部尚書晏敦復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已之非秦檜使人語之曰公若

非卿不聞此言

尹焞固辭不拜

和靖清風高節

尹焞學問淵源

以吳玠為四川宣撫使



葛桂到老  
愈辣

曲從兩府旦夕可致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葛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五月郵延副

將李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世輔之先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

不得歸宋齊用世輔知同州嘗得間生擒撒離喝欲歸朝金兵來追縱之

而奔西夏其家屬二百口皆被戮於是乞兵於夏以復仇為夏以三千騎

擒父患豪酋青面夜久即引夏兵二十萬騎欲取陝西五路與夏既

出則知陝西已還宋乃卻夏兵揭榜招兵擒害其父母者斬之遂歸

月四川宣撫使吳玠卒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

錄置座右積又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御下嚴

而有恩虛心請受雖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不

以親故權貴授之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又矣

及卒年四十七西人思之為作廟以奉焉玠與其弟璘智勇忠實戮力協心以

荒淫璘多喪周靜軒曰吳玠志一身狗國百戰禦金屹然為兩川之保障忠君憂國死

而不渝中興以來若玠誠可謂之賢將矣

士儂還自河南貶兵部侍郎張燾知成都府先是燾還奏曰金人之禍上

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讎也因極言必不可恃和盟而忘

復讎之大事帝問諸宦寢如何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黯然秦

檜患之遂貶觀燾所去矣之言所謂直氣吐而星斗寒也高○七月以胡世

將為四川宣撫副使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

語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為

中興以來  
賢將

萬世不忘  
此賊

直氣吐而  
星斗寒

誠心共濟  
國事

吳玠忘月  
狗國

屹然兩川  
保障

吳玠用兵  
本孫吳

言  
墻牖皆格

吳玠忘月  
狗國

屹然兩川  
保障

吳玠用兵  
本孫吳

言  
墻牖皆格

吳玠忘月  
狗國

屹然兩川  
保障

吳玠用兵  
本孫吳

言  
墻牖皆格

吳玠忘月  
狗國

屹然兩川  
保障

吳玠用兵  
本孫吳

會孟庾至汴倫即解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金人執之○十二月李光

罷光初謂可因和為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



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

**張時泰**曰：張浚之薦秦檜，而後排之；李光之署和榜，而後非之。是二人者，正猶延盜入室，而戒其取貨也。悔何及哉！

**金**胡沙虎伐蒙古，糧盡而還。蒙古追襲敗之于**海嶺**。蒙古後為元主，遼方為宋害，而金先滅遼。

李綱負天下之望

**庚申**十年。金天眷三年。○西遼咸清五年。○正月，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

忠義動遠邇

李綱趙昂安否

綱為遠人所畏服

卒。李綱忠義功業當代之大賢也。續編但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而不書其官，則非矣。續綱目之改書者，此則春秋予善之法也。卒年五十八。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身雖在外，知無不言。雖不見用，而心未嘗少變。為相僅七十日，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人必問李綱趙昂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使得畢力殫慮。

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持之一帝，何至於北行。而宋亦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按綱著易傳內外篇及論語詳說而文章詩歌特其餘緒，則綱之功力本於學純乎純者也。若昂未免大純而小疵，觀昂變定都之議，與不能察檜之姦，蓋可見矣。

**朱子曰**：綱之為人，知有君臣，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難。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李綱愛君憂國之志終不可奪

**五月**，**金**兀朮撒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秦檜以其言不佳，甚懼，謂給事中馮檜曰：其人皆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卿察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檜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

**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璘敗**金**人于扶風，復其城，撒離喝走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

**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朮走汴。初，劉錡赴東京，率所部共四萬人至渦口，方食

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

帳。暴風拔坐

帳。暴風拔坐



劉錡議守  
順昌

下錡與將佐舍舟陸行急趨至順昌謀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為守禦計諸將以東京已陷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避老穉順流還江南錡曰今東京為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敢言去者斬乃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於是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錡督取車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遂圍城錡夜遣千餘人擊之殺敵頗眾既而金烏祿以兵三萬來薄城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弩射却之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成者不可勝計金兵乃移砦于李村錡遣閻克募壯士五百夜砍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復募百人折竹為詔如兒戲人持一為號直入乘電奮擊聞吹詔即聚電止則匿不動敵眾大亂於是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木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眾

文人猶拉  
北守

南朝用兵  
非昔比

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眾寡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耶且敵營甚邇而兀木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眾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壬子兀木至城下責諸將喪師眾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木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音踢倒耳耿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時大暑敵遠來疲弊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按兵不動待未申時敵力疲氣索方出接戰以銳斧犯之敵大敗走是夕大雨平地水尺餘明日虜去死者數萬方大戰

十一



時兀木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鉄浮圖戴鉄兜

牟兜牟帽也俗謂之鉄帽牟一作釜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進一步

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臂碎首敵又以鉄錡分左右翼號

拐子馬皆女直為之名長勝軍專以攻堅至是皆為錡軍所殺兀木平日

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遂擁眾還汴是役也錡雖以寡禦眾而能以逸

待勞故能成功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

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

則兀木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張時泰曰**人徒知劉錡順昌之捷而不知錡之取是捷者其要有六蓋

也以忠義感人四也示弱以驕敵五也以逸而待勞六也議者以諸將

不協心追討失此機會似矣然當時兀木擁眾而來敵城難守危如一

髮幸而勝之心願滿足何暇窮迫人情然也何足怪哉臣謂劉錡順昌

之捷周瑜赤壁之勝同一機也昔者曹瞞志欲吞吳擁兵臨江旌旗船

艦一望千里吳人膽落矣幸而周瑜乘風決戰老瞞逃遁幾乎不免吳

人之意以為退此勅敵不猶愈於君臣被俘耶由是歡呼凱旋莫不相

慶至今以為美談順昌之事何以異於是哉

使司農少卿李若虛諭岳飛班師時帝賜飛札言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

遥度飛遣將分布經畧西京諸郡而自率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曰

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志因

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又遣將李實牟皋相繼敗金人于京西而秦檜

力主和議奏遣李若虛詣飛軍諭旨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去聲而我豪

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不可○閏月金人寇涇州經畧使

田晟破走之○岳飛收復河南州郡○韓世忠遣兵復海州世忠使王勝

耕夫荷鋤而觀

世史類編卷四十一

六十三

劉錡順昌之捷

順昌之捷有六  
問劉錡順昌之捷  
議者以為其要  
有六何如

順昌赤壁之勝同一機

正國本以安人心

岳飛虛兵敗金人于京西

耕夫荷鋤而觀



夜又未易  
當人呼為王  
夜又

岳飛郾城  
之捷

時鄜瓊與金烏祿在毫聞德至曰夜又未易當也即引去初王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  
縛金守臣姚太師以獻于朝欽宗問狀姚對曰德入亳州請于俊曰今兵臣統縛時止見一夜又耳由是人呼為王夜又德入亳州請于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勢進取俊不從而還次于壽春○秦檜薦王次翁為中丞故凡可以為檜地者無不力為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木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上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同列為參知政事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奪矣○安置趙鼎于潮州秦檜惡鼎居越偏已徙知泉州又諷司諫謝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還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諫議大夫何籥論之不○岳飛大敗金兀木于郾城縣名屬開封府  
先是飛留大軍于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兀木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雲與金人戰凡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木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

岳飛班師  
揭旗以岳  
為號  
頂盆焚香

入陣勿仰視第砍馬足拐子馬相連二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木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憤甚復合師十二萬侵潁昌飛使王貴及子雲又大敗之兀木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飛使梁興渡河會大行大行山在懷慶府城北忠義諸河豪傑收金人于垣曲縣屬平陽府又敗之于沁水縣名屬澤州遂復懷衛州大行道絕斷金人山東金人大恐飛又大敗兀木于朱仙鎮在開封府城西兀木走還汴飛以五百騎破兀木十萬飛遣使脩治諸陵○岳飛奉詔班師遂自郾城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據事詳書時梁興會大行忠義社及兩河豪傑等帥眾歸岳飛中原盡磁相澤潞晉汾隰衛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克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木欲僉軍以抗飛北河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烏陵思謀素號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無

十一頁頁編口一  
史方卷九  
六十四



直抵黃龍府痛飲

岳飛銳意恢復中原

一日奉十二金字牌

書生叩馬

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及韓常等皆以其眾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在遼東開元城外與諸君痛飲。爾因上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與金為和。諷臺臣請諸將班師。且知飛志銳不可回。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於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噍類也。言無復飛亦有活而噍食者。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初兀朮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河南。新復府

諸將進取有功

宋人知有江南

天所以陷南北

州皆復為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嗚呼。宋事至此。浸不可為矣。是時諸將進取所向有功。金虜敗亡。心喪膽落。而中原之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誠應天順人機。不可失也。苟假以歲月。則舊疆可復。讐耻可清。惜其功業。粗布沮抑。復生使忠臣義士。終不能過河與之一決可哀也。已由是飛甫班師。河南隨陷。是則宋人知有江南。而不知有江北。噫。固天所以陷南北也。或以飛雖被詔違。而前進克復舊物。以功贖罪。不亦可乎。曰：邊而前進。則是有跋扈不臣之心。况十二金字牌。一日送至。雖功蓋天下。罪亦難贖。君子其肯蒙首惡之名哉。

張時泰曰

武穆嘗言以曲直為老壯。逆順為強弱。兀朮敗盟。此曲逆在。金直順在。宋常取勝。此壯強在。宋老弱在。金故自順昌之

捷。無將不勝。武穆之言驗矣。武穆奉詔而還。是不能用權也。昔舜不告而娶。嫂溺援之以手。孟子皆許其權。漢甘延壽。陳湯。矯斬郵支。宣帝不罪。反封侯爵。况金虜大讐。非郵支單于之比。當駐師郾城。遣騎馳奏曰：臣滅賊在旦夕。不敢奉詔。容臣俘虜獻于太廟。以復不共戴天之讐。願伏矯詔之罪。鼎鑊無悔。如此則蓋世之功。武穆收之。何至父子同死。姦賊之手哉。史稱武穆好春秋所好。特左傳而已。聖經如化工。想未之及者也。

問岳穆班師論者謂其不知行權果然乎否與



**蔡虛齋曰**

嗚呼岳公報國之志所以終不酬者果天耶人耶彼高宗秦檜無復論矣愚獨恨公之未知權也孝子之於親也從治命不從亂命公親受高宗之囑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今乃無故一日十二金牌趨班師檜之為也檜為之而高宗聽之則亦亂命之類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正為此也苟利社稷專之可矣公素好左氏獨不知斷以此義耶况其時萬世之悲憤既積吾胸中不世之機會又在吾目前朝廷乃無故入奸臣之言使我十年之功廢於一旦果何說也使自揆吾力必克無疑一舉而克之以還報吾君上表自劾其違命進兵之罪而吾赤心報國事畢矣此乃所謂權也噫公何不為趙氏九廟神主惜此去就乎此見可與權者之難也

**王鳳洲曰**

昔人有以岳武穆朱仙之役奉金牌十二班師為恨者且謂則非也凡可以用出疆之命不奉詔而進兵者其勢足以制內者也勢不足以制內而為之必敗有如武穆不奉詔而進兵檜以尺一削武穆官使一部將代將之而歸何以自處乎強敵乘於前而嚴修迫於後是非徒敗身也且敗國矣非獨義不順也武穆雖強兩河之兵雖響應勢

亦不能獨舉必用韓世忠張俊之軍為之左右犄角劉琦王德以殿巖之卒後勁吳璘以秦蜀重兵出劫其西援而後金之膽奪而中原可全復今諸帥一時奉詔歸而武穆以孤軍深入情見氣懾而虜悉其全師以挫我勝負之機固未有所分也夫武穆可以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是故志士仁人所以深恨于高宗也

對策直言無隱

天所以開聖人  
中興以剛德為尚

九成不可苟安

立朝須優游委曲

八月秦檜以張九成喻樗陳剛中凌景夏樊光遠毛叔度元盥音完七人謗訕和議貶官有差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且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以驚憂自沮前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為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且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為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于心豈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擢寘首選及為刑部侍郎屢以和議為非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



忠植死節

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

淮者江之

人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十月金撤

離唱陷慶陽河東經畧使王忠植死之時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救慶陽

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撒離唱離唱使甲士引至慶陽城下諭

降忠植大呼曰我大行忠義也為虜所執使來招降願士勿負朝廷堅守

城壁撒離唱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後贈忠植奉國軍節

度使謚節義○十一月金主時興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求孔子四十九

代孫璠封為衍聖公○十二月金始制屯田軍于中原金既復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

遂以女直奚契丹之人徙居雜處

辛酉十一年金皇統元年○西遼咸清六年○夏大慶二年正月金兀朮陷壽春入廬州詔張俊

等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時兀朮自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張俊議

分軍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敵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虜數千里

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

有矣固請而行即渡采石後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日當會食歷陽已

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兀朮退保昭關尋復來爭和州俊擊敗之○金兀

朮攻廬州楊沂中劉錡大敗兀朮于柘皋河名在廬州集縣西北又敗之於東山鳳在

陽府盱眙敵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錡乘勝逐北遂復廬州○

金追封昏德公為天水郡王進封重昏侯為天水郡公耶律延禧為豫王

○金主親祀孔子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

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一日兀

朮遣使奏捷侍臣多進詩賀金主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

皆由是也○三月張浚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行纔數里謀報金人攻濠

州甚急浚乃復邀沂中錡回欲同往援而濠南城已陷俊召諸將謀之沂

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進無所依不若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

將皆曰善三師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遽退必有謀

金主親祀孔子萬世景仰善不可勉

太平之世當尚文物

驚見順昌旗幟



他日書巨功第一

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為功令沂中與王德將步騎直趨濠州列陳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分兩翼出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潰而南金人追之死者甚衆沂中遂入滁州俊軍入宣化鎬軍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鎬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鎬謂俊毋恐請以步卒禦之鎬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鎬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况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覆以待俄而曰謀者妄也○四月罷宣撫使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柄故有是命金欲和非其本意特以順昌之敗已覺膽寒既而復敗之志自知無能為也故且議和以待釁而動耳當時苟以張韓劉岳之兵併力協謀則取中原如拾芥矣奈何以高宗之庸愚濟以秦檜之姦險削諸將之兵權以解金人之懼心乎○劉光世卒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嘗入對言協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

南宋氣味蕭索

王居正學本六經

子成吾志天下遂不言王氏學

石山論斷曰

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方之韓世忠岳飛不遠遠矣○七月劉錡罷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沂中嫉之二人間於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遂罷錡知荆南府諸將不協敵國之利而姦人蕭索○八月立祚德廟于臨安祀晉趙武及程嬰公孫杵臼韓厥也趙武夫盾之孫也父朔為晉卿被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子乃武也賈索之楚朔客程嬰公孫杵臼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難杵臼曰吾為其易易者乃取他兒匿山中使嬰謬呼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晉遣人隨嬰殺杵臼及他兒以真孤匿山中十五年韓厥言於景公復立趙氏後氏為趙武武攻賈殺之嬰竟自殺今○罷知温州王居正居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辨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温州檜猶忌之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居正曰吾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為詩書周禮辨學二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石山論斷曰王居正為楊時高弟則宋史宜與時同入道學傳也而乃



道學傳之  
不過分

岳飛累立  
顯功

岳飛以恢  
復為已任

君臣大倫  
根于天性

不然亦獨何哉。居正歷官。黜甘露之祥。進省費之疏。而其匡君也切。減  
貢羅之額。止御炭之制。而其惠民也多。俸祿班宗族。蔭恩任及第。而其  
親親也篤。若以道學傳之。不為過分也。奈何卒為檜所忌。而不得以大  
行其學乎。

岳飛罷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每  
屈已下之。及同如楚州。俊以韓世忠屢抗論和議。忤秦檜意。欲與飛分其  
背。鬼軍飛義不肯。俊又欲脩楚州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  
退保計。俊由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間飛于檜。檜大怒。先是  
飛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恚  
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邪。兀木遺檜書曰。汝朝夕以  
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  
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何鑄。方木侯。其高。音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至  
與張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遂罷為萬壽觀使。奉朝請。高宗所以詔飛歸者。將以

岳飛不賞  
之功

岳飛昧進  
退之機

飛不從和議。耳檜所以阻飛進師者。亦為其梗已。和議耳。飛亦知其意矣。  
班師之後。何不束身歸朝。辭兵終喪。杜門謝客。絕口不談世事。則檜亦釋  
飛矣。况飛之無罪。高宗所知。亦未必遽有殺之之意也。復自將兵以救濠  
州。又與張俊同如楚州。閱軍。是以張俊忌之。秦檜怒之。群邪謗之。未幾罷  
奉朝請。而殺飛之意至此。顯然矣。得非自貽伊戚乎。

周靜軒曰

位極者勢危。功高者不賞。岳飛處危疑之勢。立不賞之功。張  
俊忌之於前。秦檜忌之於後。金人忌之於外。群小忌之於中。  
不能見幾而退。自是而罷官。而繫獄。父子一門。畧無噍類。其禍豈不慘  
哉。岳公亦昧於進退之機矣。君子始為秦檜罪。而終為岳飛惜也。

九月吳璘復秦州。楊政復隴州。郭浩復華。陝州。詔班師。遂皆還鎮。初璘拔

秦州。聞金統軍胡益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園。請于胡世將而擊之。

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法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強弓。

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

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鉄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

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



吳璘為陣  
法  
車戰餘意  
無出于此  
以駟書詔  
班師

此古東伍  
令

吾軍其殲于此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清敵。雖銳不能當也。胡蓋出鏖戰，盡數殺人為鏖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乘肥馬，蹙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胡蓋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胡世將惟浩歎而已。○秦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書矯詔所以著其無君之罪書下岳飛于大理獄所以著其誣累之非時檜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許號雕兒，以奸貪屢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俊謀以張憲、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乃自為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鞠音之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矯詔遣使召飛父子，證憲事。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大理獄。檜命中丞何鑄大

傳淫盡忠  
報國四大  
字  
四字深入  
膚理

事體莫須  
有

三字何以  
復天下

理卿周二畏鞠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音業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乃改命。万侯高、高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漢法逗遛事為言。兵行而逗遛者斬。高又使于鵬、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傳會成獄。大理卿薛仁輔等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儂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盡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少保當時若矯詔滅金而得罪，豈不愈於賊檜矯詔而殺已耶。

岳飛之死世皆以為秦檜矯詔殺之。然高宗非幼弱昏昧之



世忠杜門

絕客 跨驢携酒

一揖外未嘗與談

韓岳二公齊休

主檜非承其意決不敢殺其大將籍使檜矯其詔以殺飛則必高宗之  
 為君可以欺而蔽也春秋於其臣不能討賊而歸之以弑逆之獄然則  
 高宗既不知檜之矯詔又不能正其擅誅之罪準以趙盾之誅又安能  
 逃殺戮功臣之罪哉况宋史何鑄傳明言鑄白飛冤而檜答以此上意也  
 韓世忠罷世忠屢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遂罷為醴泉觀  
 使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唐人呼執事者曰  
 童縱遊西湖以自樂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十餘年而卒世忠性顛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與秦檜同在  
 政府一揖之外未嘗與言嗜義輕財持軍嚴整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  
 莫不精絕宋中興諸將先正皆以張韓岳劉並論然名並而實不並也張俊黨檜殺飛其罪不在檜下光世雖得士卒心然但庸才耳魏  
 公以厥子真儒蓋見降重而挫師枉殺其遺譏不少矣惟韓岳二公齊休  
 萬古一無咎議然予哭武穆之奇禍而未嘗不羨王之王之全福也時有劉  
 錫鼎昌之捷庶幾焉○十一月和議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于金○遣  
 使割唐鄆商秦之地以畀金○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

余人以父呼岳飛

諸酋酌酒相賀

天下何時太平

感岳家軍難用兵閣一不可岳飛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

三十雲與張憲皆棄市凡訟飛冤者或黜或死傅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  
 在金以臘書奏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公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  
 相賀飛事親孝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讎為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能  
 至數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家無姬侍吳  
 玠素服飛願與交驩乃飾名姝遣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  
 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  
 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飛御士卒嚴而有恩  
 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八百人破盜王善等五十  
 萬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背嵬八百於顯昌五百於朱仙鎮破兀木十萬欲  
 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  
 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關  
 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



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蓋飛與檜勢不並存者也。

岳飛忠孝出於天性

**呂東萊曰**

飛之死甚不厭衆心。飛忠孝出於天性，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強胡，其用兵也尤善。以寡勝衆，其從杜

虜人不敢名稱

克也。以八百人破群盜五十萬衆於南薰門外，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破其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朮也。於穎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以背嵬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虜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稱。至以父呼之，自兀朮有必殺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虜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媒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而莫須有三字強以傳會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千載而下，每念岳武穆之冤，直欲籲天而無從也。

**松雪翁曰**

為忠臣見忌於奸臣，賊臣權臣不免殺身也。自古有之，若宰

天理人心公論萬世所同

使於希烈，賊臣也。近世秦檜殺岳鄂忠武王，韓侂胄殺趙忠定公，權臣也。亦姦臣也。然而聞忠臣之名者，未嘗不仰之敬之。聞奸賊權臣之名者，則必嚙之詈之。此天理人心之公論，萬世之所同也。偉哉斯言，宜為千古奸賊權臣之戒。

**壬戌十二年**

金皇統二年 ○西遼仁宗夷列紹興元年 ○夏大慶二年

正月進封建國公瑗為晉安郡

**王崇國公瑗為恩平郡王**

○二月何鑄還自金，初請殺至行在。帝曰：朕有

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

朕不憚用兵。及鑄往使，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比望庭闈，無淚可揮。卿告

**金主當曰**

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

彼有感。劉定之曰：高宗於此誠屈矣。然為其父母而然，則志可矜也。鑄至

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

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之喪。及帝母章氏。○四月策進士于射殿，賜

陳誠之、秦燿等及第。南省也。擢燿第一。檜以為嫌，檜孽子嬉養之。故

以誠之為首，以其策專主和議云。○金使劉答問來，以衮冕圭冊帝為大

宋皇帝。宋於金則書奉表稱臣，金於宋則書以衮冕來冊帝。中國屈於夷狄，足上首下，至是極矣。○秦檜諷羅汝楫論銜

七月竄福州判官胡銓于新州。秦檜橫議故竄之。

在上國一老人所繫甚重高宗志可矜也



丁南湖曰銓事高宗力抗和議備常貶竄之苦幸而檜死獲事孝宗仍抗和議以至今終仁以為已任死而後已其胡銓之謂乎

八月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喪至帝易總服奉安

別宮○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居于慈寧宮○九月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

國公以和好成也○檜按秦檜主和之効止是得歸徽宗鄭后邢后之喪冊雖行人洪皓張邵朱弁以和得還而王倫竟被金害檜終南康郡王卷

子熿終少師熿子瑱與父祖三世脩撰實錄榮寵無比自癸亥紹興十二年息兵至辛巳三十一年檜死六歲當靖康帝卒于

金之後五歲而完顏亮南侵矣功罪豈足相當哉○十一月張俊有罪免初俊替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諸將已罷和議已

定而俊無去意檜諷臺臣江邈論之俊乃求去遂以俊充醴泉觀使奉朝

請十餘年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錡附秦

檜殺岳飛為世所鄙薄○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焞質直弘毅實體力

行程願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罷朝請大夫

尹焞不失其正

知鎮江府劉子羽子羽言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脩城壘厲器械

備舟楫以俟時變秦檜始以復職非已出已不悅至是益怒諷諫議大夫

羅汝楫論其專任私意變亂是非遂提舉江州太平觀罷歸○詔秘書少

監秦熿脩建炎以來日歷秦檜自知不為士論所與乃乞以子熿領國史

自檜再相凡詔書重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因以太后北還為已功自

訟其事史著作即王揚英周執羔上之○西遼蕭氏死子夷列立

癸亥十三年金皇統三年○西遼紹興二年○夏大慶四年閏四月立貴妃吳氏為皇后后開封人年十

四選入王邸帝既即位后嘗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

遇日隆累進貴妃帝憐邢氏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始立○三月行

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時皓人多已物故至是和議成惟三人得歸時皓

居冷山苦寒穴居谷神敬皓使教其子屢因謀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

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



洪皓忠實

蘇武不能

十五年志

不忘君

官職如讀

書

須如黃鍾

大呂

張邵不屈

劉豫

探策決去

留

哲不易官

以辱吾君

吾曹當舍

生全義

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見

秦檜語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

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

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遂除皓徽猷閣直

學士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被囚柞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

長揖而已又呼豫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

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知所之及還入見除秘書脩撰并副王倫

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并與倫探策

決去留并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覲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

子金人迫并仕劉豫不肯絕其餼遺以困之并忍饑待盡誓不為屈金人

感動致禮如初復欲易其官曰吾官受之本朝非易以辱吾君也又以

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惡與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

召被掠士夫半酣曰已得近郊寺地一日畢命韓國幸瘞我其處題曰有

求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眾泣下并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

君何悲也及還人見便殿并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

母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機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

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陛下既知

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言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而卒

洪皓朱并可謂不辱君命者矣○帝書六經刻石于太學○復置三館上謂宰執曰人才

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輩出為用今日若不興學

校將來安得人才用邪

甲子十四年金皇統四年○西遼紹興二年○夏大慶五年正月樂平水關樂平縣河衝里田龐

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暇限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大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水關于杉墩且前且却

約十餘刻乃發明水者陰類樂平水關異之異者自有書契以來○三月

樂平水關

七十四



大學明人倫所任

高閣請帝視學

帝王美事

高宗來胡宏之譏

子翼長於理則

秦檜禁野史

公天下後世之是非

帝謂孔子廟遂視學秦熿執經高閣講易泰卦胡宏安國見其表移書貴

之曰大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制於疆敵生往死歸此臣子必

報之大讎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

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太大之辱而為大恩閣下乃阿諛柄臣

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為之辭欺罔孰甚焉發明高閣請帝視

宗之時乃述否蹇剝之時也豈泰道之世乎豈高宗之含垢忍耻過用包

荒之義而罔將以馮河之意箴之乎不然奚取於泰也胡宏責之何其當哉

**周靜軒曰**尊師重傅崇學尚文固帝王之美事然又不可以槩論也高

宗忘戴天之仇習偷安之事謂聖視學掩飾虛文宜乎有以來胡宏之

譏也春秋所貴者復讎之義忘親釋怨豈春秋之所貴哉

**朝奉郎直秘閣劉子翼卒**翼字彥禮次子子翼天性孝友與人交淡而

**周靜軒曰**史者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者也豈一人之私而能滅衆人之

萬世是非之權衡

公論哉賊檜掩護其惡之不暇亦思矣善乎呂東萊曰史官萬世是非之權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書曰禁野史者譏檜之愚也

**許浩曰**野史奚而作乎蓋朝廷之政有善有否而斯民以休以戚好事者見而不平而書之以為後世監戒也又奚為而禁乎蓋君相

自知所為不善而恐聞於後世禁使弗書以滅其跡也殊不知此乃公論蓋不可得而禁者秦檜包藏禍心外交金虜引用奸邪以成和議得

罪于天下也大矣自知不為公論所容既以子熿領國史脩建炎以來日曆又以孫頊脩撰實錄以掩其過惡今而又禁野史俾不得以紀述

朝廷政事檜以已之過惡皆已滅迹萬世之下人不得而知矣豈知身死之後公論具在而其壅蔽人言劫制君父誅鋤忠良和議誤國之實

史臣莫不備言而纖悉靡遺故不必野史也又烏得而禁乎

**五月閩浙大水**內侍右武大夫白鏐從皇太后北歸者因閩浙大水宣言

燮理乖謮洪皓名聞華夷顧不用鏐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云夫差

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吳伐越吳王闔閭重創而死子夫差立誓復讐朝

父即後卒敗越復夕卧薪中出入使人呼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

仇○注而汝也秦檜怒之俱坐誹謗刺配鏐於萬安軍伯麟於吉陽軍

洪皓名聞華夷

伯麟題壁



今瓊州府崖州是

罷皓提舉

江州

太平觀

○九月徙趙鼎于吉陽軍秦檜怨其不

附和議故也先是鼎請正建國公皇子之號檜言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

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中丞詹大方乃劾鼎與范冲和謀以徼福蓋冲

為皇子翊善故也遂有此謫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恨餘生之無幾丹心

未泯誓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猶昔○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

學謂程頤張載遺書為專門曲學請戒內外師儒禁絕秦檜從之○十二

月行人王倫為金所殺時金以倫為平灤二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

非降也金脅以威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遂冠帶南鄉再拜慟

哭曰先臣文正公王旦謚文正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

污以偽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縊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聞者哀

之  
**程篁墩曰**王倫往返金國贊成和議人人得而誅之故其為金所殺也

丹心誓死不移此老倔強猶昔

冠帶南向再拜

雖有南向慟哭之狀敢愛一死以辱命之語皆所不足錄者况地震雨  
雹豈為倫死而然乎續編漫錄此節以為姦逆之增重則非史家誅惡  
之大義矣

初御大慶殿受朝

**乙丑十五年**

金皇統五年○西遼紹興四年○夏大慶六年

正月丁未朔初御大慶殿受朝

金虜不共

戴天之讐無時可忘也願御殿受朝晏然自肆則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六月朔日食賜秦檜第親幸之賜

銀絹錢各萬計綵千匹妻子婦孫皆加封爵又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

之○七月放張浚于連州浚因星變時有星孛于西南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許氏

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許氏見其形瘠問之浚具言所以許氏誦其

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

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

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庶幾社稷安全不然

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

張浚上星變疏

許氏誦策制科策

養大疽於頭目心腹間



能安也時秦檜謂已太平日與彌文諱言兵事見之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十月以秦熺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

丙寅十六年金皇統六年○西遼紹興五年○夏大慶七年正月行籍田禮○六月金殺學士宇文虛中及高士談士談瓊孫皆宋叛臣也○九月金劉豫死○十月提舉

太平觀劉子羽卒子羽忠顯公幹長子也仕至右諫議大夫贈少傅子羽天性孝友慷慨自許每有捐身殉國之願當事之難衆人惶撓失措子羽色愈厲氣愈勁遇事立

斷凜不可犯尤長於兵料敵決機殆無遺筭得將士心皆願為盡死其為政發姦擿伏若神所治不畏強禦輕財重義振人之絕傾貲倒廩闢家塾

延名士教鄉之秀子弟吏部郎朱松喜之父也號草齋疾病以家事托子羽築室居之舍芻教其子喜與已子均卒以道義成立平生再貶徙處之怡然不以介意而其許國之誠則至于沒而不懈也

丁卯十七年金皇統七年○西遼紹興六年○夏大慶八年五月安置知饒州洪皓于英州○八

月清遠軍今柳州府融縣是節度副使趙鼎卒于吉陽卒具故官錄賢也先是鼎潛居深

處間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會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求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

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東方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為相專以宿名歸

固國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雖可復惜其見於檜齊志以沒歐陽空嗟埋玉樹齋志未沉然中興賢相則鼎為稱首焉發明疑之際弘濟艱

沉○注齋持也付也然中興賢相則鼎為稱首焉難獻可替否內足國用外籌軍旅誠中興之賢相也賊檜讒忌貶竄還方茲因迫抑齋志以沒豈不深可惜哉○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剛中治蜀有方畧秦檜忌之觀此則知賊檜之心直欲銷

○十二月金及蒙古和自攬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以父部曲叛通蒙潰牛羊米豈冊其酋為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

戊辰十八年金皇統八年○西遼紹興七年○夏大慶九年三月以秦熺知樞密院事○五月放

古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

稱首

中興賢相

為相以固

本為先

氣作山河

壯本朝

宿名歸

固國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雖可復惜其見於檜齊志以沒歐陽空嗟埋玉樹齋志未沉然中興賢相則鼎為稱首焉發明疑之際弘濟艱

沉○注齋持也付也然中興賢相則鼎為稱首焉難獻可替否內足國用外籌軍旅誠中興之賢相也賊檜讒忌貶竄還方茲因迫抑齋志以沒豈不深可惜哉○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剛中治蜀有方畧秦檜忌之觀此則知賊檜之心直欲銷

○十二月金及蒙古和自攬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以父部曲叛通蒙潰牛羊米豈冊其酋為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



李顯忠上  
恢復策

浙東副總管李顯忠熟知西遼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惡之。遂降官奉祠。台州居住。○七月寬諸郡雜稅。予其寬恤。○十一月竄胡銓于海南。

召劉勉之不至

己巳十九年金皇統九年○西遼紹興八年○夏天盛元年二月召隱士劉勉之。即白水先生不至。勉之因蔡京禁程氏學絕意科舉。紹興間被薦。請闕與檜不合。謝病歸。朱文公往從學。馬宋史不以勉之傳於道學。而乃傳於隱逸。此史氏之謬。所以不足信也。

施全刺檜不克

庚午二十年金天德二年○西遼紹興九年○夏天盛二年正月施全刺秦檜于道中。不克。檜殺之時。檜趨朝殿。司軍士施全挾刃遮檜。有與刺之不中。逮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于市。○三月編管右丞務郎李孟堅光之子于峽州。先是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泳究孟堅父光所作小史。光在瓊管作私史。其仲子孟堅為所親陸升之言。升之許其事。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於是胡寅等八人皆緣坐降有

元美作夏二子傳

有差。又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為譏毀大臣。且言元美與李光交。故其亭號潛光。檜大怒。竄之容州。

亭號潛光

丁南湖曰

李孟堅為光仲子。無所著聞。祇以光之剛直見忌於檜。故誣及孟堅也。史稱光才識高明。所至有聲。其最可褒者。嘗與檜語。難上前。因曰。檜意欲壅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檜怒。而光乞去。高宗曰。卿昨面叱檜。舉措如古人。由是觀之。則光之賢也。誠足與趙鼎胡銓齊名。而為檜之所欲殺矣。其子因之以獲罪。良可慨也夫。

舉措如古人

安置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于新州。先是秦檜嘗以白金與寅。寅報檜書云。願公脩政任賢。尊主攘夷。檜怒。遂陷以李孟堅之獄。復令右正言章復劾之。故貶。○四月置力田科。○金主大殺其宗室。初金主見太宗諸子盛強。及即位。殺太宗

復劾之。故貶。○四月置力田科。○金主大殺其宗室。初金主見太宗諸子盛強。及即位。殺太宗

子孫七十餘人及宗室五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

丘瓊山曰

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哉。吳乞買執宋徽欽二帝。害及戚屬。當

是時其臣最為之致力者。粘沒喝也。夫中華之主。奉天子民。以裔夷之



賤而凌之。是不知有天矣。天豈容之乎。宋人力微不能報之。天乃假手于阿骨打之子孫。以代宋人報讎。欽宗猶見之者。出爾反爾。其受禍之慘。蓋亦相當矣。嗚呼。天道果無知哉。

八月徙張浚于宋州。秦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同察之。○十月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

辛未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西遼紹興十年○夏天盛三年二月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亮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三月

金營官于燕京金主慕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而上言者多謂上京之中與金主意合乃詔廣燕城一休汴京制度○八月大傅鎮南武安寧

國節度使咸平王韓世忠卒世忠解兵罷政卧家凡十年至是卒孝宗朝追封斬王謚忠武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

癸酉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西遼紹興十二年○夏天盛五年三月金遷都于燕改燕京為中

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上京仍改稱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為北京。而

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

甲戌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西遼承天后即律氏崇福元年○夏天盛六年四月以孔摺襲封衍聖公

摺之子。○六月以秦墳按墳乃檜妻兄王喚之子墳堪等則喚之孫也作史者當於檜之書絕嗣以著大後之報於墳墳改書王煇王墳以著其修撰實錄院墳檜孫也。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

此未之有也。檜之書絕嗣以著大後之報於墳墳改書王煇王墳以著其

八月禁百官避輪對秦檜屏墓言路欲言者恐觸忌。對至是帝禁之。

已亥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西遼崇福二年○夏天盛七年六月改岳州為純州秦檜惡同岳飛姓故改

○八月下趙鼎子汾等于大理獄。先是秦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

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會注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

今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江州。檜乃諷殿中侍御史

徐壽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贖。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獄。鞫問使汾

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獲

三世同領史職

裕天閣書三人姓名



釋○十月徙洪皓于袁州未至卒皓卒後一皓居英州九年始復朝奉郎徙

袁州至南雄卒皓久在北庭為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為何官居

何地不幸為檜所忌不死于敵國而死于讒臣聞者悼之發明皓在金虜

抱印符卧起十五年子卿之節無愧

起十五年金人啗以美官畧不動心身雖在虜心不忘宋嘗以大佐未復為耻其視子卿之節無愧焉噫子卿歸漢而功耀麟閣洪皓還宋而寘死遐方其與子卿不同有如○秦檜有疾詔進封為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令致仕是夕秦檜死檜為相屏塞人言蔽帝耳目一時臺諫非誦檜

共賦秦城王氣詩

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群小媚檜無所不至呂愿中率賓佐共賦秦城王氣詩張扶請檜乘金根車秦始皇作金根車注殷曰乘根秦改曰金根以金為飾又有乞置益

國官屬及議九錫者禮有九錫一輿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及病帝幸其第問焉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遺表有云願陛下堅隣國

居相位凡一十九年劫制君父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

鈍無耻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郡國事惟申省無一至帝前者

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陰險深阻與同列論事帝前未

嘗力辯但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

甚數與大獄焉靖康二年檜與張叔夜被金執去張死檜還偷生不死則其無君之心不待主和而後見也原其志不過欲為邦昌

劉豫耳聖上而天福宋亂絕其後嗣不得一遂其彘而死

**朱子曰**

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梓官藉口攘却眾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嗚呼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也

**史臣斷曰**

奸臣之惡莫甚於秦檜惡固同於檮杌凶實類於窮奇借使聖人再生春秋再作亦不能書其彌天之罪矣然則檜誠天

地不容之人人神共怒之賊然尤得保首領以沒何哉嗟乎此又天地

至微之理也蓋太宗嘗負太祖背盟傳位使其子孫幾至滅絕天安得

不生秦檜使負高宗以喪其社稷歟故君子觀乎宣和殿檜生王枝則知亡宋之禍已兆於是矣

檜罪上通於天

天地至微之理

檜生王枝



羅念菴曰

檜之逃金而歸也。孰縱之。則捷懶也。非捷懶也。金國之謀也。制其命而愚之。而得二質。二質存宋之命。固已懸於金之掌握。無檜和其能成乎。故檜之既歸也。一日而人對再日。而得美官數月。而和議成。明年而相此。非檜之奸狡能致然也。譬之於疾。砭石投其會。滂熨解其煩。方恨醫藥相見之晚。高宗蓄疾久矣。忠義之士。急於成功。而正論之士。膠於達變。未有能通其鬱者。故檜得以乘其間。嗚呼。高宗之見亦惑矣。

以湯思退蕪權參知政事。

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

以為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信任之。

○黜秦檜姻黨。十一月。釋趙汾及李孟堅。

王之奇

王庶子等自便。○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三十三人。官徙李

光胡銓于近州。

丙子二十六年

金正隆元年。○西遼崇福三年。○夏天。盛八年。

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官。○二

月。宣東平進士梁勛于遠州。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

宣梁勛于遠州

勛于千里外。下詔曰。講和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俞

耶。浮言惑眾。朕甚駭之。○六月。靖康帝卒于金。○八月。程克俊罷。以張綱

參知政事。綱初為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卧家者二十餘年。嘗書座

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十月。復安置觀

文殿大學士張浚于宋州。直書于冊。不再見。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

肖。莫不傾心焉。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已。

必欲殺之。檜死。乃復其官。時浚有母喪。將歸葬。見沈該。乃侯高。並相會。星

變。詔求直言。浚念天下事為和議所移。邊備蕩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

敢以居喪為嫌。乃上言。金人數年間。勢必南侵。而吾方溺於宴安。蕩然莫

為之備。沈該。乃侯高。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乃侯高。湯思退。大怒。復安置

宋州。浚條陳時事。力詆奸臣。見忤。沈該之黨。而乃復貶宋州。○徽猷閣直

學士致仕。胡寅卒。著讀史管見三。十卷。行于世。

張綱直已。亦朝。張綱以靜退高天下。天下士莫不傾心。金使問浚安在。大臣義同休戚。



先設二事為辭

作損齋記

戊寅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西遼崇福五年夏天盛十年二月孫道夫還自金具奏言金主欲南侵故先設二事為辭曰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我民有叛入爾境備戰陣湯思退不以為然○九月作損齋帝以治道貴清靜宜恬淡寡欲清心省事乃屏去玩好置經史古書于中以為燕居之所自撰記文

許浩曰

所貴乎知易者以其遇益則能思損以求去夫損遇損則能思益以務得其益也高宗遭國多難父母北遷則家損矣中原失守苟存江南則國損矣邊兵屢屛國事多艱則人損矣此正所謂損之時也高宗于此卧薪嘗膽勵兵北向以求益其所損則豈終于損而已乎顧不知出此而于流離未定之隙築室自居以損自扁委曰治道貴清靜當天下無虞之世可也而高宗時當屯難父兄世讐待之為復生民塗炭待之為拯宗廟社稷之恥待之為雪當日夕皇皇求益之不暇而可以損自處乎夫惟以損自處始則偏信汪黃終則受制秦檜稱臣乞和而威則損歲納銀幣而財則損畫准自守而禍則損殺飛竄浚貶出逐銓而士則損兵民狼藉肝腦塗地而民則損是無乎不損此則高宗之自損也誰能益之

已卯二十九年

金正隆四年○西遼崇福六年○夏天盛十一年

正月禁科賣鹽帝曰鹽雖民間

彼以何名為兵端

常用之物不可一日缺至於科賣則為大害盜賊往往繇以此起而計口

食鹽之法尤非所當行也○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屬成都府先是

道夫使金還累奏金有南侵之意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

道夫對曰彼身殺其君而奪之位與兵豈問有名沈該不以為慮道夫每

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貶○六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張九成卒九成楊時之高弟也嘗斥秦檜居南安十四年及檜死又言事乞祠而卒○八月召監潭州南嶽

廟朱熹不至書不至何熹徽州婺源人後居建陽縣之考亭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

疾亟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

事之熹奉以告而稟學焉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

士為泉州府同安縣主簿罷歸聞延平府李侗學于羅從彥得伊洛之正

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為主築室武夷

山中在崇安縣南三十里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熹卒不至

熹少有求道之志三人學有淵源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從彥得伊洛之正



明惟學乃可

嘗從三君子遊

澹然無求於世

宋喜得道統之正

朱喜任重道遠

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慧。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即名今涪州是。譙定受易學于頤。二人往從受業。又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名縣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者日眾。號藉溪先生。終秘書省正字。朱喜嘗言。從憲及勉之子。輩三君子遊。而事藉溪先生為久。得其學為多。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結草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憲子。輩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才品。為說聖賢之道。因以女妻喜。門人號曰白水先生。朱喜得道統之正。自勉之始。子。輩。給。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興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與憲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朱喜而已。喜初從子。輩遊。子。輩以易之不遠復。

三言俾佩之終身  
仰其人如泰山北斗  
二程之道獨得其宗

無如王剛  
中康伯之語  
不妄發  
相康伯真宰  
大臣當盡  
公

三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為屏山。在崇安縣先生。史畧喜學問老而彌篤學者共宗師之稱焉。晦庵先生四方仰其人如泰山北斗。南使至比金人必問朱先生安在。

**周靜軒曰**。朱子師事李侗。挈其要領。二程之道。獨得其宗。高宗既聞其賢。即命召之。朱子抱道自樂。卒辭不至。可謂視勢分如浮雲。而漠然無動於中者。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回視有一技能。而嘵嘵自鳴。以為仕宦捷徑者。可同日語哉。

九月以王剛中為四川制置使。初剛中言。夷狄之情。疆則犯邊。務則請盟。今勿計其強弱。而先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械。數年後。國勢富彊。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以湯思退。陳康伯為尚書左右僕射。康伯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帝謂為真宰相。嘗命與思退論事。俾其勿憚商確。必當理乃已。康伯言。大臣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所不能。○以李壽為幹辦公事。初壽以司馬光百官表。未有繼者。乃徧求正史實錄。旁采家集。



李壽脩公  
卿百官表

李壽脩通  
鑑長編

李壽剛正  
通問即召用之壽惡其謀國擅權迄不與坐此偃蹇州縣垂二十年○皇

太后韋氏崩帝事其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

帝事有所關慎勿令知第來白朕自壬戌歸

國凡十八年至是崩年八十矣謚曰顯仁

立普安郡  
王瑗為皇子

子

天下大計  
無踰於此

撥奏童蒙  
封以獻

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訖靖康合新舊官制踵而成書其後續資治通鑑

長編蓋始于此至是四川制置使王剛中薦之壽著續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詔給札錄付史館

太后韋氏崩帝事其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

帝事有所關慎勿令知第來白朕自壬戌歸

國凡十八年至是崩年八十矣謚曰顯仁

立普安郡王瑗為皇子特書于冊

更名瑋進封建王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

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勳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

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

禮壽頓首謝至是利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撥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童凡三

十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即日下詔以普安

郡王為皇子加恩平郡王瑒開府儀同三司判太宗正寺稱皇姪王自育

宮中至是已三十年天資英明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趣朝就

列進止皆有常度騎乘未嘗妄視平居服御儉約每以經史自適嘗語府

僚曰聲色之事未嘗經意至于珠寶瑰異之物心所不好亦嘗蓄之騎射

翰墨皆絕於人

周靜軒曰高宗仗義建立賢王邇者椒寢未繁冊為宗社之本可謂始

終不負公天下之心也太宗視此烏能及哉

七月以朱倬參知政事倬初以張浚薦自宜興簿入對時方以劉豫為憂

倬策其必敗帝大喜而秦檜惡之出為越州教授檜死倬知惠州陞辭因

言前事帝問卿何久淹如此倬言為檜所扼帝愀然慰諭目送之且曰人

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益帝信任之○十月虞允

文如金賀正旦允文至金見運糧造舟者多及辭還金王謂曰我將看花

洛陽允文奏之○十二月湯思退有罪免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奸

李壽脩公

卿百官表

李壽脩通

鑑長編

李壽剛正

通問即召用之

壽惡其謀國

擅權迄不與

坐此偃蹇

州縣垂二十

年○皇

太后韋氏崩

帝事其甚謹

先意承志

惟恐不及

或一食稍

減輒不勝

憂懼

帝事有所

關慎勿令

知第來白

朕自壬戌

歸

國凡十八

年

至是崩年

八十矣謚

曰顯仁

立普安郡

王瑗為皇

子

天下大計

無踰於此

撥奏童蒙

封以獻

宮中至是

已三十年

天資英明

豁達大度

左右未嘗

見喜愠之

色趣朝就

列進止皆

有常度騎

乘未嘗妄

視平居服

御儉約每

以經史自

適嘗語府

僚曰聲色

之事未嘗

經意至于

珠寶瑰異

之物心所

不好亦嘗

蓄之騎射

翰墨皆絕

於人

周靜軒曰

高宗仗義

建立賢王

邇者椒寢

未繁冊為

宗社之本

可謂始

終不負公

天下之心

也太宗視

此烏能及

哉

七月以朱

倬參知政

事倬初以

張浚薦自

宜興簿入

對時方以

劉豫為憂

倬策其必

敗帝大喜

而秦檜惡

之出為越

州教授檜

死倬知惠

州陞辭因

言前事帝

問卿何久

淹如此倬

言為檜所

扼帝愀然

慰諭目送

之且曰人

不知卿惟

朕獨知遂

累擢至中

丞論事多

所裨益帝

信任之○

十月虞允

文如金賀

正旦允文

至金見運

糧造舟者

多及辭還

金王謂曰

我將看花

洛陽允文

奏之○十

二月湯思

退有罪免

侍御史陳

俊卿論思

退挾巧奸

論事多所

裨益

始終不負

公天下之

心

看花洛陽

允文奏之

○十二月

湯思退有

罪免侍御

史陳俊卿

論思退挾

巧奸

論事多所

裨益

始終不負

公天下之

心

看花洛陽

允文奏之

○十二月

湯思退有

罪免侍御

史陳俊卿

論思退挾

巧奸

論事多所

裨益

始終不負

公天下之

心

看花洛陽

允文奏之

○十二月

湯思退有

罪免侍御

史陳俊卿

論思退挾

巧奸

論事多所

裨益

始終不負

公天下之

心

看花洛陽

允文奏之

○十二月

湯思退有

罪免侍御

史陳俊卿

論思退挾

巧奸

論事多所

裨益

始終不負

公天下之

心

看花洛陽

允文奏之

○十二月

湯思退有

罪免侍御

史陳俊卿

論思退挾

巧奸

論事多所

裨益

始終不負

公天下之

心

看花洛陽

允文奏之

○十二月

湯思退有

罪免侍御

史陳俊卿

論思退挾

巧奸

論事多所

裨益

始終不負

公天下之

心

看花洛陽

允文奏之

○十二月

湯思退有

罪免侍御

史陳俊卿

論思退挾

巧奸

論事多所

裨益

始終不負

公天下之

心

看花洛陽

允文奏之

○十二月

湯思退有

罪免侍御

史陳俊卿

論思退挾

巧奸

論事多所

裨益

始終不負

公天下之

心

看花洛陽

允文奏之

○十二月

湯思退有

罪免侍御

史陳俊卿

論思退挾

巧奸

論事多所

裨益

始終不負

公天下之

心

看花洛陽

允文奏之

○十二月

湯思退有

罪免侍御

史陳俊卿

論思退挾

巧奸

論事多所

裨益

始終不負

公天下之

心

看花洛陽

允文奏之

○十二月

湯思退有

罪免侍御

史陳俊卿

論思退挾

巧奸

論事多所

裨益

始終不負

公天下之

心

看花洛陽

允文奏之

○十二月

湯思退有

罪免侍御

史陳俊卿

論思退挾

巧奸

論事多所

裨益

始終不負

公天下之

心

看花洛陽

允文奏之

○十二月

湯思退有

罪免侍御

史陳俊卿



初行會子

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宜真之憲與遂奉祠○初行會子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在藏庫

丘文莊曰

宋朝交子至是更名會子又謂之錢引又謂之關子又謂之齊貿易者蓋執券以取錢而非以券為錢也宋自真宗以後蜀始有交子高宗以後東南始有會子而始直以紙為錢矣

辛巳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雍太定元年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帝不受朝乙亥風雷大雨雪待御史汪徹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

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

一夕二異交至

陰盛也今臣下無姦萌戚屬無乖刺而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為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當謹於備邊也○二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禮部

金安節言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業難兼濟請復分立兩科求為成憲從之○三月以陳伯康朱

倬為尚書左右僕射○徐慶還自金時金主南侵之議既決乃密隱畫工

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

其上有萬里車書蓋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

立馬吳山以吳拱知襄陽

在杭州第一峰之句因遣使徵諸道名遂遷都汴京○以吳拱知襄陽先

今日更不論和與守

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乃召楊存中即沂等至都堂議舉

今日有進無退

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

何時上意欲視師中外妄傳幸聞蜀人情洶洶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

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

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兩路都統制吳玠吳玠知襄陽部兵三千

戍之○五月金主亮使高景山王全來求漢淮之地全曰趙桓今已死矣始聞靖康帝之喪

丘瓊山曰徽宗之崩猶知歲月欽宗之崩但聞其訃而已嗚呼貴為天子一旦失身夷落死無殯斂之具葬埋之地人主思念及此可不兢兢



業業乎哉

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張幕設案于庭

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

魏勝起兵復海州

魏勝致命遂志

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陳康伯言以備金故也時宿將無在者惟劉錡

在荆南因召之乃命王剛中同治軍務○以監察御史劉珙守尚書吏部

員外郎珙前在銓曹時苦吏為姦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於庭置

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緡音音閱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間

攝侍郎引選人改官班占對詳敏上悅焉○六月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

置使帥師屯揚州○七月金括馬于諸路○金主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

者凡百三十三人○八月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此綱目特筆起義所詔以勝

知州事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

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

今淮安府安東縣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屬海州安府

周靜軒曰魏勝乘時崛起號召豪傑委身百戰遂復海州可謂致命遂

魏勝明於君臣之大義

志者矣非明於君臣之大義曷克臻此哉

九月金主殺其太后徒單氏后聞金主欲南侵數以遂大舉入寇分諸道

兵為三十二軍金主戎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皆從眾六十萬號百萬糧

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金徒單合喜侵黃平堡守將李彥

堅告急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

大將與國義同休戚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調兵分道而進授之方

畧以援黃平大破金師乘勝復秦隴三州金兵退剛中馳還謂其屬李

壽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壽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劉錡

遣兵復泗州○高平屬東昌府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府遣使入朝凡書起兵

友直是能以忠義自守者既復大名友直志復中原聞金渝盟乃結豪傑謂

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

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眾數萬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眾庶遣人入

大將與國義同休戚

剛中成功不居

剛中過人遠

王友直志復中原

權所以濟事

矯詔自稱

河北安撫制置使

十百八頁



朝奏事仍自壽春來歸詔以為忠義都統制

丁南湖曰史氏前書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此書高平人王友直起

二人愧死 紹興尹臣

兵復大名曰人者以其皆無官守之責而奮義恢復者也不可愧死紹興之君臣乎按勝嘗諭金兵自謂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友直有曰權者寡矣惜當否運各無成功友直幸而令終勝不幸而戰死也

十月金人圍海州李寶救之金人引去寶遂及魏勝敗金舟師于膠西之

陳家島膠西縣今東昌府膠州陳家島在膠州南海殺其將完顏鄭家○金人自渦口渡淮劉

錡帥師次于淮陰以扼金師金人以糧累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

其舟○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于遼陽更名雍是為世宗下詔暴揚金主亮

罪惡數十事○劉錡遣大將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師潰于昭關

金主亮遂入廬州進次和州○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

事先是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康伯議

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少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

康伯焚詔後奏

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蓋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

康伯請親征

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

趙陳有回天之力

請下詔親征康伯此舉即越準澶淵之役也

綱目斷曰自和議既成偷安江左餘二十年矣忘讐事虜委為固然茲

委靡之氣矣蓋由陳康伯之為相也在紹興初則有趙鼎在紹興末則

有康伯皆能以義正君而有回天之力焉

王權自和州退屯東采石金主遂入和州初金人率舟師濟江兩舟相逼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久之金舟矢盡而敗乃還和州會報曹國公即位改元大定金主拊髀嘆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遂謀北還○金人陷揚州劉錡遣兵拒于阜角林在揚州江都縣南大敗之

○劉錡有疾詔錡還鎮江錡既南渡兩淮不可守矣○十月召張浚判建

張浚忠董



晉舟司書而行

張浚乘舟徑進

魏公惟盡其忠誠

允文大敗金師于采石

以待有功

金帛誥命

康府先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董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

浚至岳陽州府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

焚采石煙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急前求乘輿所在而

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焉

張時泰曰張魏公冒險以赴君父之急固為當矣倘有不利則身且不

保其如君父之急何曰魏公惟盡其忠誠而已至於生死得喪何暇計哉

編管王權於瓊州以李顯忠代將其軍○金人侵瓜州葉義問使中軍統

制劉汜禦之敗績汜違劉錡命出戰義問走建康○虞允文大敗金師于采石金

主亮趨揚州時金主帥大軍臨采石江上誓衆明日濟江會允文奉命往

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采石王權已去顯忠未來

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

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

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

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陣部分甫畢敵大已呼麾數百艘絕江而來抵

南岸直薄宋軍軍少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

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宋軍以海艚船衝敵

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采石至允文授以旗鼓從

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亮乃率軍

趨揚州敵也允文書生獨能勝之得非其運籌決策有以大過人乎

張時泰曰或曰虞允文之敗金人也何成功若是之速哉曰允文識時

之人所不願戴已然其兵已出不可已也且亮以貪暴殘虐御下允文

以公忠信義勉人又加以決策臨陣之機此其所以成功之速也曰然

膽畧聞四方

運籌決策大過人

允文識時

岳武穆所不及

之速成功

問肥水赤

采石執 謝玄周瑜劉錡宿將也允文書生也彼皆出師禦敵此則將命犒師特



允文之所  
以優

見當時事危勢迫。故不顧矯制之小嫌。以成退敵之大功耳。噫。以宿將之才。而勝敵於豫備。易以書生之見。而勝敵于倉卒。難此允文之所以優也。

**金主亮趨淮東提刑劉頌死之。**○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帥師還**鎮江**。○

大尉威武節度使劉錡罷。疾篤。虞允文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

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至次年

閏二月而錡卒。錡以劉汜敗怒發。血數升而卒。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

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

對。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身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齎恨而沒焉。錡

義之心老而彌篤。而與韓岳齊名。是誠宋之良將也。

**丁南湖**曰。史稱錡神機武畧。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震敵國。雖韓信。泚

上之軍。無以過焉。或謂英槩不足。雅量有餘。豈其然乎。是故生為儒將。

則與孔明匹。休沒謚武穆。則與岳飛媲美。奈何賊檜所忌。廢處既久。時方倚重。而旋即告終。蓋宋之否運使然也。

**金人弒其主亮于瓜州。**先是亮至瓜州。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

之。軍士危懼。比又聞曹公烏祿即位于遼陽。遂共謀殺之。大定二年。亮降封海陵。謚曰煬。

**金師渡淮北還。**○李顯忠渡江。收復淮西。○虞允文還自鎮江。入對。帝慰藉

加歎。謂陳俊卿曰。允文天性公忠。朕之裴度。

**丁南湖**曰。采石一戰。金亮自斃。遂使宋事轉危於安。及罷相。鎮蜀興復之志愈堅。史稱其許國之忠。炳如丹青。信乎裴晉公之流亞

矣。但高宗以允文方裴度。而不自方唐憲。使允文得如裴度討罪之功。蓋萌于知人而昧於自知。可惜也哉。

十二月。帝如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

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金主**雍入燕。

**壬午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西遼崇福九年。○夏天盛十四年。正月。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

軍民倚以  
為重  
張浚風采  
隱然

允文天性  
公忠  
允文朕之  
裴度

劉錡與韓  
岳齊名  
劉錡誠宋  
之良將

當錡名  
劉錡忠義  
之心亦薦

大功出一  
儒生  
劉錡有儒  
將風

允文之所  
以優



遣辛棄疾來朝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山東忠義耿京據東平自稱東平節度使以齊州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資之以京知東平府後京為張安國所殺棄疾執安國歸于臨安斬之○**金主雍遣使來聘**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陝宣諭使允文陛辭言竟既誅

復天相找恢留建康以係中原之望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原○帝還臨安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原○帝還臨安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

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閏月吳璘復大敗關分

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鷄○遣起居舍人洪邁使金萬慷慨忠烈有諸父風出使女直正議無

先是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令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帝謂宜正名畫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遂遣洪

邁皓季子充賀登極使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闕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

洪邁使金不屈

張闡請正敵國禮

中國之威復振

不屈

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京關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

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金相張皓不可乃遣還

**張時泰**曰高宗既然張闡敵國之禮尚何朝儀歲幣之當先定哉其怯懦之心猶滯于胸中也邁能盡死節其無愧于乃父矣

四月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制張子蓋及魏勝大敗之○五月詔張浚措置兩淮事務○立建王璋為皇太子更名脊脊音慎○初金亮南

勸帝退避建王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璋請帥師發明孝宗在藩邸為前驅史浩止之帝亦欲璋漏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發明直氣凜然不可犯者其有得于范冲朱震尹焞者多矣嗚呼○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

太上皇帝太上之號乃嗣君之所尊崇書自稱譏之也高宗在位三紀國萬幾傳位太子則父母之仇終身不得一雪於心寧退居德壽宮謂群臣

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劉永新曰宋之基業本於藝祖者也太宗之後舉

高宗付託得人

孝宗志氣凜然

張浚措置兩淮

乃父

洪邁能盡死節

洪邁無愧

張闡請正敵國禮

中國之威復振



德芳之後為孝宗傳二帝一子德昭之後為理宗傳五帝  
續宋帝系於再絕之餘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言不誣矣

### 胡新安曰

建儲之義雖出於范宗尹之造滕岳飛之密疏張浚之建請  
趙昂之贊決然以藝祖之後為嗣則出於帝心之獨斷而助

以選人婁寅亮之一言藝祖在天之靈可以慰矣異時揖遜之舉曾無

繫戀所以為中興治國平天下之根本者不在是歟又按宋之一代武

功不競至建紹百戰而後名將出焉當劉錡韓世忠岳飛吳玠爭奮之

時苟善乘之豈但舊疆可復而已賊檜竟以和之一字沮敗之可勝嘆哉

### 陳四明曰

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  
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

無不可為者願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於汪黃終制于秦檜偷安

忍耻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人謂南渡以後為宋室之中興

愚謂南渡以後為宋業之中斷可也然則宋事終無可為之時乎瓊山

有曰李綱為相之日宗澤守汴之時既大之於始矣若夫劉錡順昌之

捷岳飛朱仙之勝有可乘之勢失此不為宋事無可為之日矣悲夫

### 以胡銓知饒州

始復用也 ○七月吳玠復鞏州 ○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

中興治平  
根本  
百戰而名  
將出  
問宋中興  
四將孰  
優  
高宗有餘  
不足

撥宋以張  
浚為江  
淮宣撫  
使封魏國  
公謝表

朝廷所恃  
惟公

人主之學  
以一心為  
本  
一心合天

天者天下  
之公理  
魏公受知  
孝宗之深  
朱熹上封  
事

朝廷監司  
之本  
本原之地  
在朝廷

使封魏國公浚入見帝改容曰父聞公名今朝任之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

從容言人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

理而已又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帝皆嘉納之時翰林學士

史浩以潛邸舊臣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州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是示

敵以削弱急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

必沮之竟無成功魏公之遇孝宗可謂受知于君深者也其恢復之功殆必將收之於桑榆矣然卒見沮於史浩豈人力之所能

哉 ○詔求直言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

之學不可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關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

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

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

天下之務又曰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

疑之也又曰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



追復岳飛

岳飛拆衝

禦侮之功

允文上言

恢復

允文言有

八可戰

允文以笏

畫地

允文上恢復之圖

二人忠邪

可見

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詔汪徹視師湖

北京西○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官其孫發明岳飛為將十年有折衝禦

為賊擒所陷以沒其身至是追復官爵以禮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

改葬是亦公論之不容泯者書以予之宜矣

月罷川陝宣諭使虞允文時史浩議欲盡棄陝西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

過難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棄三

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繫於德順之存亡

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召允文

還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其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

也改允文知太平

周靜軒曰史浩沮恢復之計允文上恢復之圖則二人之忠邪蓋可見矣夫何偏信史浩卒罷允文信讒邪而棄正論則亂何由而可止乎孝宗嗣位之初先斥正人而悅佞士又何以望其中興也哉

十一月金主以宋不稱臣且陝淮多為宋所復乃詔僕散忠義統戎事居

南京節制諸軍復令紇石烈志寧經畧宋事○十二月以陳康伯兼樞密

使○以魏勝知海州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揭旗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

即退走勝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如敵至士卒精銳有自北方來歸者勝

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其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

者日眾○召浚子拭張拭字敬夫號南軒赴行在拭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下

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

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

之○詔吳璘班師書詔班師初金以重兵扼鳳翔爭璘新復十三州三軍

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人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時議棄三路

史浩議棄三路則中興之機在此一舉矣

詔吳璘班師

可以立成

今日之功

以自輔

稽古親賢

即天理

此心之發

日眾

自是歸附



宋孝宗

宋孝宗



